

關於裘·希尔

裘·希尔，全名約瑟夫·希尔斯特洛姆（Joseph Hillstrom），瑞典人，一九〇一年來到美國，那時他十九歲。起初他在東海岸做過各種散工，在酒館里倒過痰盂，當過鋼琴手。一年後他跟着大批流浪工人西移，尋覓工作。有時幫着割麥子，有時埋管子，有時掘礦，有時在西海岸當碼頭工人。

一九一〇年他在加利福尼亞州聖彼德羅加入了世界產業工會。這個工會成立於一九〇五年，是當時工會運動的左翼。它反對美國勞工聯合會的階級協調政策，採取階級鬥爭的政綱。同時美國勞工聯合會只吸收熟練工人，而世界產業工會的口號是按照產業，把每一個勞動者都組織起來，不論是熟練的或非熟練的；不論是從事於農業勞動的或工礦勞動的；不論是流浪工人或僑民工人。這是世界產業工會的貢獻。它的缺點是它的無政府工團主義的觀點，否認無產階級專政，過分強調工會的作用，認為工會是可以過渡為社會主義社會的領導機構。裘·希尔的歌“有力量”就反映了這種錯誤思想。

裘·希尔很早就开始寫歌了。自一九一〇年起，世界產業工会每年刊行一册歌集。这些歌在推進工人运动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一九一一年的一册中就有裘·希尔的“凱西·琼斯”。这是一首嘲笑一个工賊的歌。二年后（一九一三），他的歌选印在这歌集里的計有八首之多。他已成了美國劳动人民最重要的歌手。这些歌鼓舞了工人的斗争情緒。今天我們还可以到处听到他的歌。

除寫歌外，裘·希尔还積極参加了工会活动。一九一二年南加利福尼亞聖地亞哥發动了为爭取言論自由的斗争。那时世界產業工会會員常常利用街道演說來向羣众宣傳，並組織羣众。这就犯了資產階級的大忌。他們一面通过在他们掌握下的政府机构下令禁止世界產業工会會員在街头演說，一面派流氓進行破坏，用私刑拷打的办法对付他們。但是會員們並未后退，在街头演說的人反而更多了。政府逮捕了他們，他們每个人就要求按照陪審制審判，結果弄得法院束手無策。裘·希尔臉上的伤疤，就是在这一次斗争中遭受惡徒們毒打的結果。

同一年宾漢峡谷發生了五千人的罢工，其中三千人是犹他銅礦公司的工人，但因工人們無組織，遭到慘敗。第二年脫格地方又有一千五百工人罢工，这一次因有世界產業工会鹽湖城分会書記愛德·罗文的領導，得到了勝利。世界產業工会的威望在工人中高漲起來了。但同时資產階級更恨之入骨，对世界產業工会的會員加緊迫害。像裘·希尔这样一个在鹽湖城銅礦公司工人中活动

的人，正是他們迫害的對象。

事情是这样的：一九一四年一月十日星期六晚上九時半，鹽湖城一個開雜貨舖的和他的長子被兩個匪徒槍殺了。有一種說法是：長子在被槍殺前，曾向匪徒開槍還擊。當時在場的還有開雜貨舖的幼子，年僅十三歲。他嚇得躲到櫃台後面去了。事後報告警察局的也就是他。這是一件仇殺案，因為財物不會遭到任何損失，而且被殺害的雜貨舖老板生前幾次對人說過，他當警察時，由於逮捕人，結下了兩個冤家。

在同一個晚上，約摸十一點三刻，裘·希爾去看一個彼此認識的醫師。這個醫師住的地方離出事的一家雜貨舖有五英里多。那時候裘·希爾的襯衫上都是血，而且血還在從傷口流出來，這傷口不像已有二小時之久。他告訴醫師說，他為了一個女人，被人開槍打傷。雙方都有錯誤，所以他不想聲張出來。三天以後警察局逮捕了裘·希爾，而且逮捕的時候，毫無理由用槍打傷了他。他們原想以嫌疑犯拒捕為名，把他殺害了事。

這原是兩件事，而統治階級硬要把它們連結起來，以達到陷害裘·希爾的目的。

開頭幾個月裘·希爾把這事認為完全是他個人的事，拒絕世界產業工會來辦理他的案件，因為他覺得世界產業工會的錢，應該用於組織工人。一直到那年四月他才答應，於是就成立了聲援委員會。在初級法院審判時，裘·希爾因為他的律師辯護不力，想撤換他，但法

庭始終不答应。后来請了科罗拉多名律师希尔頓來辯護。希尔頓是一位刑法的權威，當過法官，並替工人們辦理過好幾個案件。但為時已遲，初級法院已利用法律構成陷害案。上訴到猶他州最高法院，也遭到了批駁，它維持了初級法院的原判。

這時候抗議的聲音已響遍了全國。各國的工人，也表示非常憤怒。澳大利亞三萬工人舉行了大會，要求立刻釋放裘·希尔，否則就抵制美國貨進口。猶他州州長和赦免委員會從世界各個地方收到了無數的抗議書和電報。但猶他的統治者不把希尔處死是決不甘心的。他們不顧正義的呼聲，終於在一九一五年十一月十九日把他槍決了。

在監牢里的二十二個月中，裘·希尔從未喪失強烈的鬥爭勇氣。他最關心的仍然是如何把工人組織起來，爭取合理的生活。他不斷寫着歌，從牢里送出去，鼓舞他們。他說他不怕死，只恨不能活着多鬥爭一天。一直到臨刑前一晚，他完全保持着他的大無畏的精神，他發電報給各個工會組織的負責人，勸他們不要為他悲傷，應該把工人們組織起來。甚至連一家對他最敵視的報館的記者，也不得不讚揚他，不得不說他是充滿了信心和樂觀精神的。

他對那個記者說：“我一直睡得很好，而且今天晚上我知道我會睡得比往常更好。”他又說：“我強烈地感覺到，我遭受到不公正的審判和無理的陷害。我有生以來

一直是正直对人，我可以很誠懇地說我从未做过虧心事。……”

后来他坐下来写了遗嘱，表示他既無遺物；也無親屬，希望把他的遗体燒成灰，讓清風吹到有花的地方，好使凋謝的花朵重新怒放。

那晚上他十时上床，不久即進入平靜的睡鄉。

次日早晨七时四十二分，裘·希尔为了人类的幸福付出了他的生命。遗体在鹽湖城一家殯儀館中停放了三天，館外列隊等候瞻仰遺容的人，从未間断过。接着举行追悼会。因为会场只能容納二百人，好几千人聚集在会场外街道上。当时会场内外响起了一片洪大的声音，唱出了裘·希尔的歌。

刑期前一天，裘·希尔打电报給世界產業工会的領導人海渥德，表示他不願意死在犹他州。所以火葬是在芝加哥举行的。出殯的那一天，三万多执紼的男女工人，形成了几里路長的行列，在靜默庄嚴的气氛中，表示了他們的憤怒。

作者倍利·斯戴維思除替各家雜誌撰文外，还寫过小說和其他剧本。一九四八年他得到全國戲劇會議的研究獎金后，就开始編寫“永远不死的人”的工作。他到犹他縣初級法院去查閱關於裘·希尔的案卷，可是这些污穢不堪的案卷不知在什么时候已經不見了。他廣泛地翻閱了当时的報紙雜誌和小冊子，才將審判情形重新描画

出來。經過了五年的辛勤工作，他寫成了這個劇本和五萬多字的具体歷史材料。材料部分對於裘·希爾案件的研究者來說當然是一部很重要的文獻，但因篇幅較大，譯本從略。

裘·希爾死後几年中出現了很多追念他的文章和詩歌。可是不久就沉寂了。這些年來，雖然世界上到處有人唱着他的歌，一般對於裘·希爾這個人，已經模糊不清了。最近美國有幾個無恥的作家乘虛而入，竟又來毀謗這個勞動人民的戰士。所以“永遠不死的人”的出現，是非常適時的。它不但歌頌了裘·希爾的忘我的樂觀的鬥爭精神，並且赤裸裸地揭露了資產階級的卑鄙的陷害陰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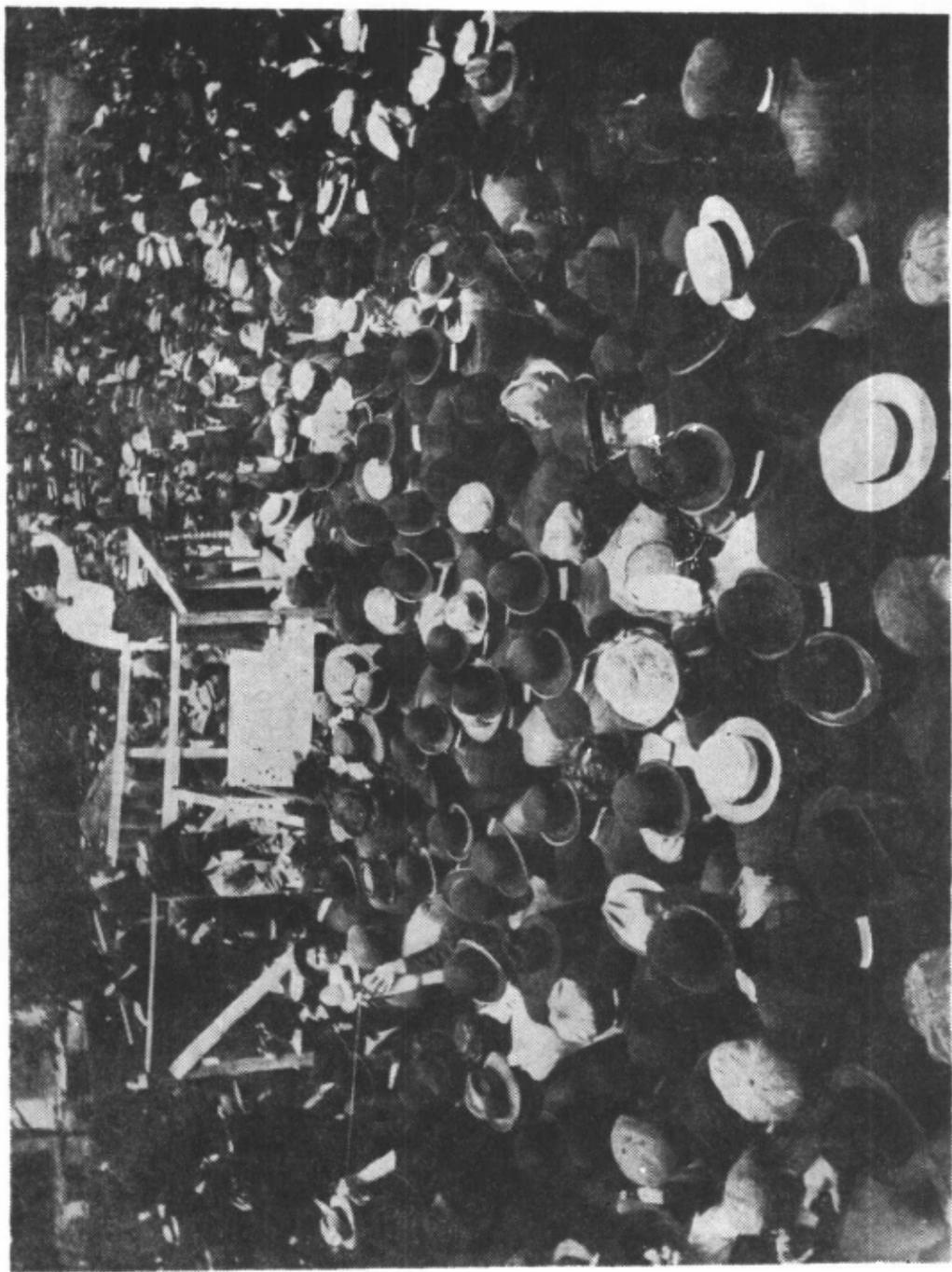
譯者 1956年6月



裘·希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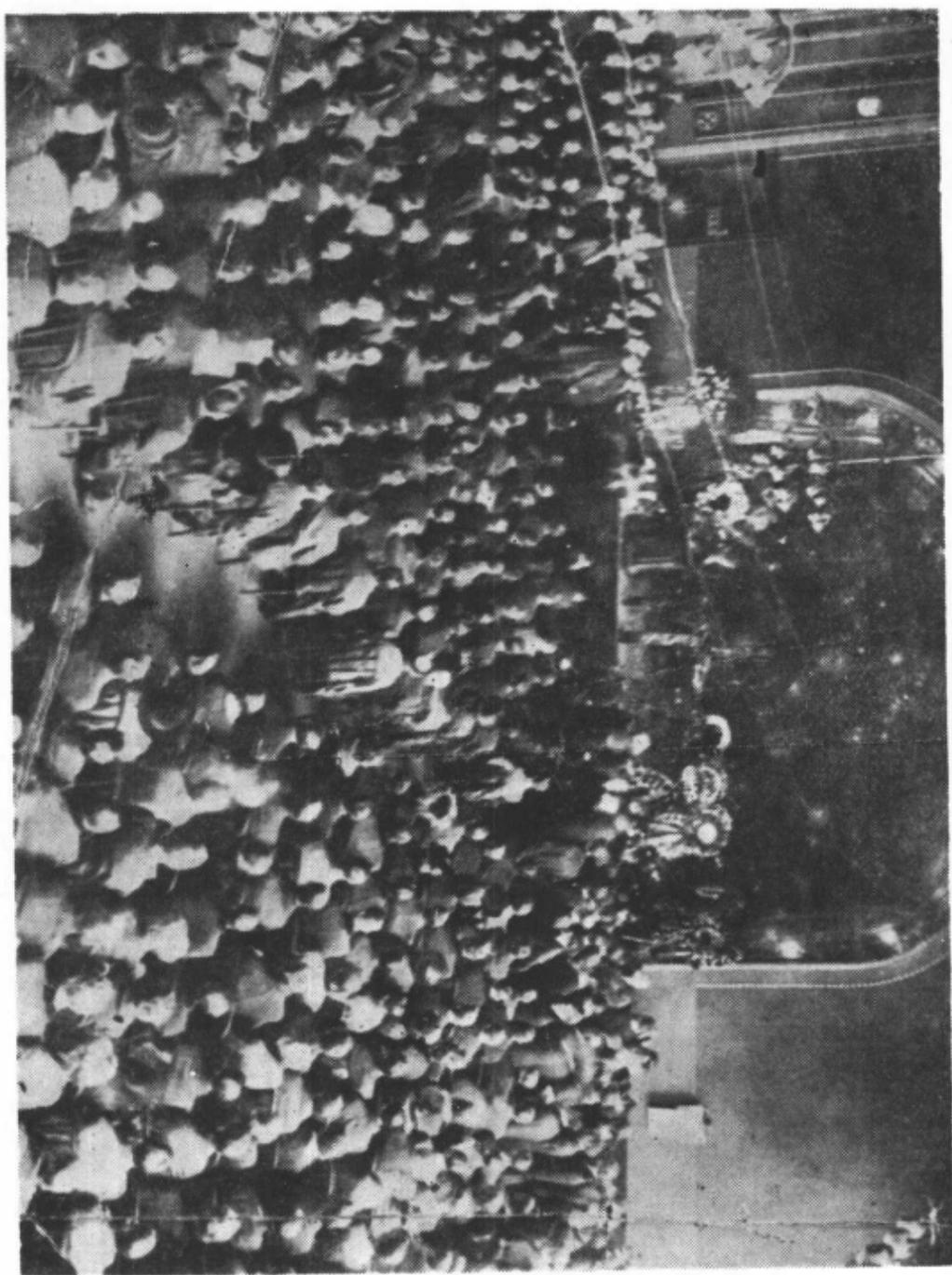


裘·希尔的一家(左第一人为裘·希尔，
抱嬰兒者为裘·希尔之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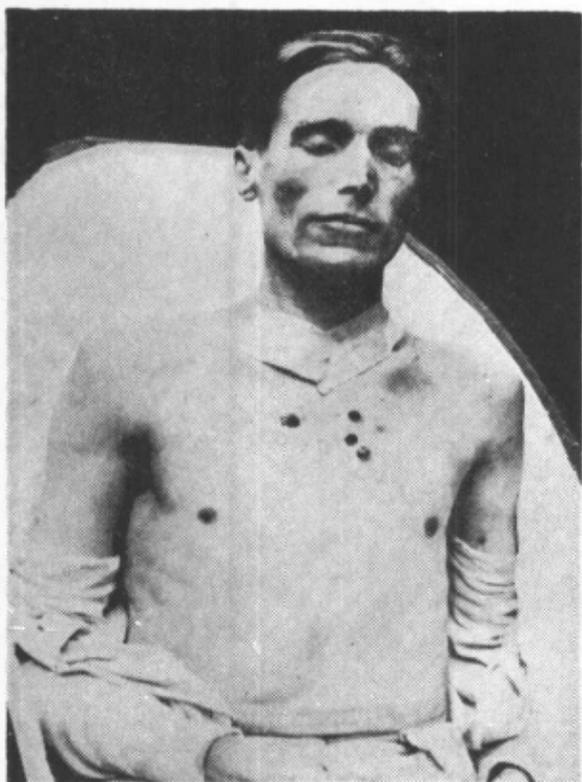
世界产业工会举办的抗議大会

在芝加哥西端举行葬礼的情形





送葬的行列



举行火葬前攝，背部伤口說
明劊子手曾使用达姆彈。

演出說明

佈景設計:

佈景應力求簡單。演出的舞台可劃分為幾個表演區。每個表演區可以用散立在舞台各處的高低不同的平台來表示。在某一場中一個平台可以代表街頭的一角；在另一場中，另一個平台可以代表工會會所，再一個平台可以代表監牢，又一個平台又可以代表法庭等等。劇情需要時，在不同的表演區可以同时演出兩場戲，相互襯托，然後當一場戲中一個角色走出原來的表演區，進入另一表演區的一場戲中時，兩場戲就混合起來了。這個劇本採用了這種形式，目的就在求得動作上和時間上能夠沒有中斷。簡單的佈景也可以增進這樣的效果，並使動作與感人的力量更豐富。

燈光:

演出這個戲，燈光很重要。但是，當業餘劇團上演時，繁復的燈光設備是不必要的。幾個用得適當的聚光燈，就可收到預期的效果。場面的更換可以用燈光來表示，一個表演區的燈光暗下時，另一表演區的燈光亮起來

了。当舞台上一部分有戲而另一部分沒有戲的时候，灯光可以照亮有戲的部分。除非在最廣闊的舞台上，在演出实际效果上，一个表演区的灯光会溢出它的范围，使其他应是全黑的地段也有一層暗光。演員們必須留意，当他們在有光的表演区把戲演完之后，表演区处在暗光中时，他們的下場应簡單自然，不必躲藏或偷跑。對於这样的下場，導演必須好好計劃，和对其他下場一样。

关于一人飾二角的建議：

許多角色只在前几場出現，后來就沒有戲。因此一个演員往往可以担任兩個或三个角色。導演应注意到这一点，對於演員可作有效的經濟的安排。

片断演出：

“永远不死的人”中許多場戲，可以單獨演出，或者作为小戲演出。某几个片断的組合也可以作有效的演出。導演和演員無疑会找到他們自己所喜欢的。不过我建議下列的組合：

1. 罢工一場：第一幕第一場。自裘說“我們站在肥皂箱上为言論自由而作的斗争……”起至第一場末止。

2. 裘和瑪沙一場：第一幕第二場。自开头至瑪沙說“麵包和火腿……”止。

3. 監牢一場：第一幕第三場。自开头至裘說“剛才正式會議，已經決定了……”止。

4. 馬歇爾和爱德一場：第一幕第三場。自爱德說“馬

歇尔先生，謝謝你約定時間讓我來看你……”至馬歇爾說“我們不能在這兒這么就誤時間了……”止。

5. 募款一場：第一幕第三場。自愛德說“他們不喜歡裘·希爾……”至第一幕結束止。

6. 關於赦免委員會的几場：第二幕第一場。自魏德州長說“希爾先生，如果你有什麼要說的，請你就對赦免委員會說吧。”至裘說“我並沒有抱過更大的希望，可是你們也別太興頭。”為止。（本場的各節可單獨演出或混合演出。）

7. 馬歇爾和赦免委員會一場：第二幕第一場。自馬歇爾說“赦免委員會各位委員，我來到委員會舉行的第二次會議上，為的是替裘·希爾申辯。”至本場完止。（馬歇爾的戲詞自“几百年以來……”也可當獨白演出。）

8. 裘和愛德一場：第二幕第二場。自開始至裘說“不要為我悲傷。進行組織。”止。

9. 追悼一場：第二幕第二場。自愛德說“今天，在這個時候，在各個國家里……”至本劇結束止。

劇中人（出場先后为序）

裘·希尔

爱德·罗文

湯姆·謝沛

班·溫頓

依賽伦·拉比諾維咨

霍法官

警察局長保尔·勃萊克

哈利·麥克瑞

約翰·穆狄

亞当·司蒂尔

吉姆·亨納西

查理·湯姆生

瑪沙·魏勃

亨利·魏勃

希尔达·溫頓

迈克·达利

司各脫·麥克勃拉特

馬丁·漢德生

地方檢察官威塞比

法官米琪尔

維奧拉·希來

亞歷山大·馬歇爾

牧師伯納·懷特

阿米·亨特

法官弗萊德·費奇

州最高法院院長阿克賽爾·庫萊

檢察長斯董

法官阿尔弗萊德·皮埃特

州長威廉·魏德

工會會員、警察、監牢里的看守、陪審員等。

劇情發生於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五年間，地點是美國西部某
一城市。

第一幕

第一場

开始時間，一九一四年一月，地点是美國西部。

在美國西部，一如在东部一样，人們一天工作十小时，一星期工作七天，每週工資十七元五角。平均起來，十小时一天的工作，不过能得到二元五角錢，那还是說有工作可做的时候，如一旦沒工作做，那末工作什么时候停，工資也就什么时候停了。

不景气現象是一九〇八年开始的，而且繼續下去，这是个悄悄地襲來的不景气。男女工人永远在为寻找工作奔忙；幸而遇到一个工作，他們又不得不因为工作条件的惡劣進行抗議。一九一四年与一九一五年兩年的情况真是艰难極了——一直到欧洲战事發生才帮助我們渡过了这一經濟上的难关。

剧中第一場發生在美國西部的一个城市的街口。約十一二人上。有的穿着便服，有的穿着工裝。有一人拿着美國國旗，他叫裘·希尔。另有一人拿着肥皂箱，他叫爱德·罗文。第三个人拿着一疊傳單，他叫湯姆·謝沛。第四个人也拿着一疊傳單，他叫班·溫頓。他是一个黑人。他們豎好國旗，把肥皂箱也放好了。

裘（对爱德）你知道到时候怎么办了吧，爱德？

爱德 知道。

裘（对湯姆）你都清楚了？

湯姆 清楚了。

裘 (對其他的人) 喂! 計劃大伙兒全都明白了嗎?

班 我們全准备好了, 就等着你呢。

裘 (在又听到別人的同样肯定的回答后) 好, 那末我就开始……(站到肥皂箱上) 我叫裘·希尔。我是世界產業工会的會員。他們管我們叫动摇派。其实我們从不动摇, 我們坚定得像座石头山一样。

讓我給你們唱一个我自己編的歌。(他唱)

來吧, 劳苦的工資工人們,

从各个地區,

來加入这战斗的行列,

組成一个巨大的工会。

我們能为工人,

建立起地上的天堂,

只要奴隸們能觉醒,

觉醒, 並搞好自己的組織。

(接着說) 我來告訴你們, 我們这个大工会要哪几种人來参加。(用一种說快板的調子唸着)

我們要水手、裁縫和伐木工人,

要燒飯的廚子和洗衣妇,

我們要鑽到水底去掏珠子的小伙子,

还有替人捲頭髮的漂亮的姑娘們,

我們要烤面包的、製皮革的、通烟卤的,

还有在飯館里替人端菜的,

和賺小錢過活的兒童們，
都來加入一個大工會。

（接著說）我們還要其他的人也來加入我們的工會。
那些人是誰等一下我在下一段里再交代……現在大家合唱一個歌吧，唱得越響越好。

他開始唱“來吧，勞苦的工資工人們”，同時舉手指揮大家一同唱。其他的人跟着唱起來。這時台上已慢慢聚滿了過路的人，有的穿著店員或商人的衣服，有的穿著工裝。

（裘又說）現在再听我說我們還要哪些人來加入我們的這個大工會。（跟剛才一樣，還是用快板的調子）

我們要鉛皮匠、毛皮匠、女傭人，
我們要替我們補鞋的鞋匠，
我們要挖掘泥土的人
我們要爬電線桿的人，
還有開卡車的，掘礦的，受僱傭的人，
還有廠里的一切女工和職員。
對呀，我們要每個作工的人
都來參加這一個大工會。

（又說）我漏掉了什麼人沒有？那等我在另一段詞兒里再補進去吧……現在再來一個合唱吧。

（他開始唱“來吧，勞苦的工資工人們”。其他的人跟着唱。合唱隊是由許多人的聲音組成的。合唱隊唱完時，裘說）現在我要請你們听一听愛德·羅文要講的話。愛德——他是本區分工會的書記。愛德，來呀，跳上來。

裘从肥皂箱上走下來，愛德站上去。

愛德 我們是銅礦工人，我們替銅礦大王穆狄做工。礦山歸他所有，可是掘銅的是我們。我們一天工作十小時，一星期工作七天。一年我們工作三百六十五天。但是我們的工錢太少了，我們的口袋里從來剩不下一角錢。我們要求合理的能活命的工資。我們要求能夠用我們的工錢養家活口……銅礦大王穆狄和他办的報紙，一直散佈着污蔑我們的謊話，所以我們才站到肥皂箱上來，把真實的情況告訴你們。

（一隊警察出現了。他們逗留在後面） 順便我還要告訴你們另外一件事。警察局拒絕發給我們這次在街上開會的許可証。所以假使你們看見一小隊警察開進來，不必害怕，也不必驚慌。別忘了這個會是和平的。

几个警察擠進了人羣，走近肥皂箱。

巡長 我奉命逮捕任何作演說宣傳革命的人。你下來吧。

愛德 你帶路吧。

愛德从肥皂箱上走下來，他和一个警察走開去；巡長和比他警察留着不動。愛德剛剛从肥皂箱上下來，班就站了上去。

班 我們做工的人，不論男的和女的，活一天做一天工，一直做到死。都為的是去填滿工業大王們的腰包。這就是為什麼我們世界產業工會……

巡長 够了，你下來。

班 你在前面走吧，我跟着。

巡長 把他帶回去，保尔。

他把班交給一个警察。这个警察把他帶到愛德所在的地方。

依賽佗 （立即站到肥皂箱上）要想判断某一种思想是否正确，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把它放到公开的思想市場上去。如果这种思想有价值，它自然会站得住，否則它就会垮台。

巡長 下來。

依賽佗 沒錯兒。帶路吧。

巡長把他交給另一个警察。这个警察把他也帶到其他兩人所在的地方。后来演說的人也都被帶到这个地方來。被警察压迫得挤在一塊兒。

湯姆 （立刻站到肥皂箱上）一个听銅礦大王吩咐的人，我們說他帶上了“銅箍”。我告訴你們吧，那些報館編輯，警察，法官——他們都帶着“銅箍”。

巡長 下來。

湯姆 帶路吧。

巡長把他交給另一警察，这个警察把他也帶到其他的人所在的地方。

裘 （立刻站到肥皂箱上。他帶着激昂的感情說）言論自由。什么是言論自由？你看得見它嗎？你能把它捏在手里摸摸嗎？你能把它存在銀行里生利息嗎？那是不能夠的。你看不見它，你摸不着它，它也不會使你賺錢。但是沒有言論自由，你就是一个奴隸，而奴隸是跟死人一样的。

巡長 下來！不准你再站在那箱子上頭！

裘 把我帶走吧。

巡長把他交給另一警察，這警察把他帶到其他人所在的地方。

一个演說人（站到肥皂箱上）諸位女士，諸位先生——
巡長 下來。

演說人 “諸位女士！諸位先生”這句話也有什麼革命性嗎？

巡長 只要是一個產業工會會員說的，就連“諸位女士，諸位先生”這樣一句話，也帶有革命性。

巡長把演說人交給一個警察帶走。當另一個演說人正站到肥皂箱上去時，舞台這一邊的燈光迅速變暗。

在暗光中，遭到逮捕的人數增加了。因此在下一個場面中，他們形成了強大的一羣。這部分舞台繼續保持在暗光中。

街頭場面的燈光暗下時，舞台另一處的燈光亮起來了。這是法庭。在場的是霍法官，一個法庭書記，一個法警以及愛德。愛德正從被逮捕的一羣人中走到作為法庭的這個表演區來。

霍法官 什麼罪名？

書記 沒有許可証，在街上開會演說。

霍法官 你怎麼說？有罪還是無罪？

愛德 無罪，法官大人。我要求根據陪審制來審判。

霍法官（耐心地）陪審制一般只是在比較重要的案件上才用。

愛德 那是憲法給我的權利。

霍法官 要按陪審制審判的話，就先得從審判員名單中

选定出席的陪審員，又得麻煩本地区的檢察官來出席，还得有你自己的律師——如果你有錢請一個的話——

愛德 必須根據陪審制審判。

霍法官（發怒）好吧。就依你說用陪審制來審判吧。不過審判前你得在監獄里等待着。

愛德 從正確的观点看，監獄並不是什麼太壞的地方。

霍法官 下一件案子。（法警把愛德帶回到那一羣緊擠着的人羣中去。霍法官嘀咕着，感到茫然）他這話是什麼意思？從正確的观点看，監獄並不是什麼太壞的地方。

法警（帶來班，然後在他面前舉起一本“聖經”，例行公事地咕噥着，聲音急速而低微不清）上帝保佑你，你宣誓你說的是真話，沒有遺漏也沒有任意增添嗎？

班（把右手放在“聖經”上）是的，我宣誓。

霍法官 什麼罪名？

書記 沒有許可証，在街上開會演說。

霍法官 你怎麼說？

班 法官大人，我要求根據陪審制來審判。

霍法官 你也這樣要求。你可當心——

班 必須根據陪審制審判，這是憲法給我的權利。

霍法官 你跟他們混在一起干些什麼？你知道什麼是你的本分嗎？

班 我知道，大人，我的本分就是跟他們在一起。

霍法官 就給你用陪審制審判吧。不過輪到你的案子以

前——

班 監獄並不是什麼太壞的地方。

霍法官 從正確的观点看？

班 一點不錯，法官。

霍法官 下一個案件。

法警把班帶回到擠得緊緊的一羣人中，立刻就帶另一人上庭。這次是裘。

法警（舉起“聖經”，例行公事地咕嚕着，聲音迅速而低微不清）上帝保佑你，你宣誓你所說的是真話，沒有遺漏也沒有任何增添嗎？

霍法官（看着放在他面前的文件）裘·希爾。我知道這個名字。

書記 他就是那個唱歌的。

霍法官 啊……什麼罪名？

書記 沒有許可証，在街上開會演說。

霍法官 原來你就是那唱歌的？

裘 我會唱歌。

霍法官 就是那個編小調的人？

裘 想你指的大概是我吧……法官，我要求根據陪審制來審判。

霍法官 你也這樣要求。

裘 或者你可以把這羣人釋放了了事，法官。

霍法官（憤怒）什麼？（他小心地探問）假如我真的把他們釋放了，又怎麼樣呢？

裘 那末我們馬上就回到街頭去。

霍法官 讓我暫時丟開法官身份，同你開誠佈公地談一談。你那些歌未免太不正派，太不規矩了。

裘 我的歌讚美工人階級……現在讓我也開誠佈公地跟你談一談。你听我說，為了想告訴一般人，我們礦工們為什麼要罷工，我們申請過許可証，但是我們得不到。為什麼？任何其他的人都可以得到許可証，任何人，除了我們——我們產業工會的會員。穆狄想必很着急……至於你，法官，當心你的“銅箍”已經快露出來了。

霍法官 （正想回答，又換了主意，然後很安靜地）犯同樣罪名、被捕的有多少人？

書記 一百八十七人。

法警 可是我們還在大批地把他們從肥皂箱上往下拉，每天晚上總有四十人不止。

霍法官 （向裘）而且你們每人都會要求依照陪審制審判？

裘 （溫和地）像是得那樣兒，法官大人。

霍法官 （抑制住怒氣，隔了一會）退庭。

燈光很快暗了下來，同時舞臺另一區的燈光亮了起來，顯出了四個人。他們是約翰·穆狄，西部銅業公司老板；哈利·麥克瑞，“麥克瑞偵探事務所”的老板；亞當·司蒂爾，麥克瑞手下的一个密探；保爾·勃萊克，警察局長。法官從法庭走向這羣人。他幾乎完全沒有停頓，就接着對約翰·穆狄說。

霍法官 他們簡直是在為了進監獄的特權而奮鬥。

勃萊克 他們還在不斷地來呢。每次卡車開到，都裝滿
了一大批。（對進來的湯姆·謝沛）湯姆·謝沛，是不是
這樣？

湯姆 西部各處的地方工會，我們都打電報去了。

麥克瑞 他們從南北達可太，蒙大拿，俄羅岡，華盛
頓，加利福尼亞，擁向我們這兒來。

湯姆 每個能脫身的產業工會會員都在朝我們這兒來
呢。

霍法官，而且每個人都要求依照陪審制個別審判。

湯姆 對。我們每個人都要求依照陪審制個別審判。

勃萊克 本市監獄已經擠滿了，縣監獄也擠滿了。我是
本市的警察局長，我可以告訴你，這種情況很快就
要無法控制了。

湯姆 這像是一次大規模的進攻。

穆狄 你們有多少人在監獄里？

湯姆 我們有九百六十三人。

霍法官 他們把法庭擠得無法開庭，把行政機器堵塞得
無法運轉，甚至要把整個這個城市毀掉了。

穆狄 你需要多少時間才能把這些案件處理完？

霍法官 一年以上。這一招兒真是了不起。叫這麼多的
人去犯法，可是吃官司的最多不過幾個人。

穆狄 那你就正好上了他們的當。

霍法官 你要我怎麼樣？難道放他們出去嗎？他們全是

二流子，無業游民，流浪漢。

穆狄 我們管他們叫二流子、無業游民，那是為的要混淆視聽，你自己可不能叫這些廢話騙了。這些人都有一套計劃，他們敢作敢為，他們是危險人物。千萬不要再犯一般人所犯的那種錯誤，看輕這些工會會員了。

霍法官 先生，我相信您也了解在一般情況下——

穆狄 別多說了。讓我想一想。

霍法官 是，先生。

遠處傳來唱着下面的歌的聲音：

長發牧師們每夜來，
對你說那是善，那是惡。
問他們有什麼東西吃，
他們回答的聲音真甜蜜：
早晚會有東西吃，
在那光輝燦爛的天堂里。（云霧里）
做工，祈禱，吃干草；
死了上天吃蛋糕。（不撒謊）

穆狄 （在歌聲中插話）他們唱的是什麼歌？

湯姆 “天上的蛋糕”，裘·希爾編的。

穆狄 裘·希爾？

湯姆 我們唱的歌多半是他編的。

勃萊克 我把他們全擠在刑房里。他們站在那兒擠得一點空沒有，既轉不了身，也坐不下去，連上廁所也

是不可能的。

湯姆 我們當中沒有一個人的褲子是干的。

穆狄 (對霍法官) 你說清理這些案件需要一年以上的時間?

霍法官 恐怕還不夠呢。

穆狄 別審問他們了，讓他們走吧。

霍法官 並且讓他們愛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講演，就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講演，愛說什麼就說什麼?

穆狄 把監獄門打開，攆他們出去。

勃萊克 可是他們會立刻回到原來的地方，再來這麼一套。

穆狄 難道你還不知道我們已經失敗了嗎? 叫你們怎麼辦，你就怎麼辦好了。

勃萊克下。

霍法官 他們現在又會鬧個什麼花頭呢?

穆狄 當然是罷工。(對湯姆) 你說對嗎?

湯姆 對了。你一放我們出去，我們就舉行罷工大會。

穆狄 這一套是誰出的主意?

湯姆 裘·希爾。只有他才想得這種荒唐的主意——可是偏偏行得通。

穆狄 裘·希爾? 那個編歌的人?

湯姆 就是他。

穆狄 他是怎樣一個人?

湯姆 他是一個瑞典人，十二年前來到美國。他在加利

福尼亞鋪過油管，在聖彼得羅做過碼頭工人，在達可太收割過麥子，現在他在替你開采銅礦了。他沒有家，在班·溫頓和他的老婆希爾達住的那所宅子里租了一間房，飯也附在他們那兒吃。班·溫頓是一個黑人，這家伙整天到處閒蕩，可是他算不了什麼。

穆狄 住在一個黑人家里？那是為什麼？

湯姆 一個人一個脾氣，沒有道理可說。他沒有家，他的家當就是穿在身上的一套衣服和一個提琴，沒有別的了。

穆狄 提琴？幹什麼用？

湯姆 他替我們編歌啊。

穆狄 關於他的事，你還知道些什麼？

湯姆 （從口袋裡取出筆記本，翻閱着）常參加礦工宿舍里舉行的舞會，他在那兒唱他的歌，拉提琴。（把筆記本翻了幾頁）他和一個女人同居。

穆狄 在我們這個社會里，這樣的事，並非單是某一個階級的特點。就譬如我們這位霍法官——

霍法官 （大窘）先生，請你原諒，我想我該走了。（下。）

湯姆 她是一個結了婚的女人。她的丈夫是一個酒鬼。

穆狄 一個結了婚的女人？如果有一個晚上丈夫突然回來了呢？如果他身上帶着武器呢？

麥克瑞 （對湯姆）你想你有辦法可以讓那個丈夫知道他們兩個人的事兒嗎？

湯姆 我一直認為我的职务只是跟他保持友好。这倒是容易的——

穆狄 (阻攔) 你們的詳細計劃，我不願意知道。(他走开些，好像是离开了这个場面似的。)

麥克瑞 他槍法好嗎?

湯姆 反正那間房小得很。

麥克瑞 这倒是一个好主意。既容易做，又干淨利落。一干完，就一了百了啦。

湯姆 (准备要走，又回轉身來) 穆狄先生，我有几百塊錢想投資。一塊買一塊，您看買哪一家股票上算? 中央銅業公司呢，还是您的銅業公司?

穆狄 一塊買一塊?

湯姆 一塊買一塊。

穆狄 那你到中央銅業公司去買吧。

湯姆 (帶着狡猾的微笑) 我也是这样想。(他又开始要走。)

麥克瑞 注意槍里必須裝好子彈。

湯姆 錯不了。(下。)

穆狄 (讚許) 这人真不錯。

麥克瑞 我所有的人当中，他是最能干的了。

舞台上这一区的灯光很快地就熄滅了。約翰·穆狄，哈利·麥克瑞，亞當·司蒂尔很快地离开。然后滿台上明亮的灯光亮起來。那緊緊地挤在一起的人羣散开来，佈滿了舞台的主要部分。这是在世界產業工会会所內正举行着的罢工大会，他們都是参加大会的人。愛德，麥，湯姆，班和另外几个人形成了

一个單位。他們都是罷工委員會委員。

裘 我們站在肥皂箱上為言論自由而作的鬥爭，把我們帶進了監獄；可是我們取得了自由集會的权利。現在我們就已經聚集在一起，來為爭取合理的工資進行鬥爭了！（一陣鼓掌）我告訴你們，如果我們想使自己具有人類的尊嚴，我們必須自己努力。只有依靠我們自己的力量，我們自己堅定的意志，我們自己的團結，我們才能提高我們的生活。

听众之一 我可以講几句话嗎？

愛德 請上來。

听众之一 （上前）我在鋸木廠工作。我是鋸木瓦的。鋸木瓦不能算是一種行業。那簡直是打仗。一天十個鐘頭，你得拿自己的手指和鋼鋸玩兒命。鋼鋸是沒有眼睛的。遲早有那麼一天，你的手多伸過去一點兒，結果就是這樣。（他舉起他已傷殘的手）我們廠里的工人委託我正式告訴你們，如果你們罷工，我們一定捐錢來充實你們的罷工基金。

又一听众 罷工呀！

一陣表示贊同的囁嚅聲。

一意大利人 （走向前）我是一個意大利人……在我的家鄉，到處散發着明信片大小的畫片，一面畫着一個工廠，另外一面畫的是工人們排着隊到一家銀行去存款。所以我們就到美國來了。來了以後，我們看到比我們先來的希臘人要罷工。可是我們這一羣新

來的人，這羣無知的可憐蟲，居然接受了低微的工資，搶了希臘人的飯碗……整整五年，我們才知道真情。現在我們也要罷工——和希臘人一同罷工。但是礦山老板們還忙着在其他國家活動呢。好幾船的匈牙利人已經來了——口袋里還是裝着那些圖片。（他回到原處。）

一希臘人（走向前）這位意大利人——他說的是真話。當初我們看見誰罷工，我們就去搶誰的工做。芬蘭人恨瑞典人，瑞典人不信任希臘人，希臘人怕意大利人，意大利人猜忌新來的匈牙利人。而美國人根本沒有把我們這些人放在眼里。我們一個恨一個，怎麼能夠團結呢？

依賽佗（走向前）我是一個猶太人……我們全家離開波蘭的時候，我們的小手提包裹里也裝着那張圖片。到了這兒之後，我們才發現這裡原跟別處一樣。世界上只有兩個國家——一個是工人的國家，另一個是逃避勞動的人的國家。忘掉我們是猶太人，忘掉我們是波蘭人，俄國人，希臘人，意大利人吧。統治階級只有一面旗幟，追求利潤的旗幟。他們只有一個上帝，那就是金圓。工人們也該只有一面旗幟，一個上帝，那就是我們的階級團結……我們必須一起罷工。我們必須去訪問新來的匈牙利人，把真情告訴他們。（一陣鼓掌聲。）

班 我是一個黑人……在南方我們的弟兄有幾千萬。只

偶然有几个黑人掙脫了束縛，流浪到西部來。但他們為了他們自己的某種不可告人的目的，还把上千上万的黑人扣留在南方。等到他們把一船一船的从國外運來的廉價勞動力運完了的時候，他們就會動用這個新的勞動後備軍了——這還是從來沒有開采過的，從來沒有碰過的，道地美國人，那就是我們黑人……將來他們會根據皮膚顏色的不同，把你們和我們分裂開，就好像現在因為國籍不同，語言不同，他們把意大利人與希臘人分裂開來一樣。國籍對國籍，語言對語言，皮膚顏色對皮膚顏色——都是同一個教訓。現在白人和黑人必須站在一塊兒來。

愛德 我們是站在一塊兒的。我們是團結的。我們一定會勝利。這次罷工的勝利，會叫銅業大王穆狄發抖。而且那些什麼木材大王和煤炭大王看了也會開始跟着發抖。而這正是我們想看看的，要看看這一羣人都發起抖來，因為美國工人階級一天比一天團結得更緊了。（一陣掌聲與歡呼。他舉起手來請大家安靜）弟兄們，我們邀請了美國勞工聯合會機器工人工會第四十二地方工會的特派觀察員來出席這一次大會。這一位是該分會的書記，亨納西弟兄，這一位是……

湯姆生 查利·湯姆生。機器工人工會第四十二地方工會會員。我是在紅谷礦上工作的。

愛德 我們歡迎你們機器工人。你們的工資比較高，因

而容易使人把我們分裂為工資高的和工資低的兩種人。這種分裂一直使我們雙方都顯得軟弱無力。

亨納西 軟弱無力？你們也許覺得那樣。我們可沒有那種感覺。

愛德 亨納西弟兄，我們盼望機器工人工會能夠支援我們。（一陣掌聲。）

亨納西 等一下，你們的情況和我們的情況不同。你們除開自己以外，還能有什麼可以出賣呢？你們有的就只是一雙手，一個背，沒有別的了。而且你們的人數總是超過了人家的需要……可是我們呢——我們機器工人就不一樣。我們出賣的是很重要的東西，我們的技術。而且我們知道怎樣為我們的技術去討價還價——怎樣可以得到最高的代價。

裘 你的技術是天生的嗎？還不是學來的？這個會場里的任何人，如果有機會，都可以學會。

亨納西 這麼說任何工人都可以學到我的技術嗎？讓他去學吧。等到他學好了，他就會撤掉世界產業工會，到我這兒來了。

裘 你想憑着你的技術的翅膀，飛出工人階級的隊伍，那是辦不到的。

亨納西 （向湯姆生）我們走吧。

裘 （向正要走開的亨納西）等一會兒，亨納西弟兄。別太性急。（亨納西遲疑）你的生存的計劃是把你自己用最高的價錢賣給老板們。但是我們，我們上千上萬

的工人，如果想生存，就必須建立起一個新的世界來。在這個世界里，不論工廠，礦山，農場，都歸在里面做工的人所有。這就是你與我們在看法上的不同。不過今天就連你們也沒辦法跟銅業大王們妥協下去了！

亨納西 誰說不能？

裘 你知道這些人現在正計劃干什么嗎？他們正跟其他的老板們一起打算發動戰爭呢。

亨納西 那也沒關係。他們發動戰爭好了。

裘 銅業大王穆狄打算用工人的鮮血和工人的苦難去換得利潤。他付給你的工資，就是從這血里來的。

亨納西 （走近裘，怒氣沖沖）行了！够了！

裘 開頭他們付給你的錢將是用歐洲工人們的血鑄成的。等到戰爭蔓延開來，美國的軍隊發動了，那時候你收到的錢就會是你自己的兒子跟你自己弟兄的血鑄成的了。

亨納西 別這樣說。

裘 這是真話。真話我是要說的。而且我還要告訴你，你是一個工人，你不能靠工人弟兄們的血活着。

亨納西 戰爭！歐洲！算了吧。你談的都是政治，你是一個政治煽動家，不是一個工人領袖。至於我，我只擁護我的國家和機器工人工會第四十二地方工會。至於其他的像你們這樣的人，你們見鬼去吧！

(又預備走) 走吧，湯姆生。

湯姆生 我還得再呆會兒。

亨納西 那你自己負責。(下。)

呼聲 (當亨納西走時，有人對着他嚷) 滾你的！你这个吃人血的！

湯姆 (走向前) 讓我們行動起來。我們的力量不比他們小。炸藥怎樣用我們是知道的，我們也知道怎樣……

一聲音 說的對。

另一聲音 拿炸藥來。

愛德 (沖向前把湯姆推在一旁) 該死，湯姆，你这冒失鬼。

裘 我們這次罷工完全採取和平手段。如果有什么暴行，那一定是他們干的。不過別忘了我們也是武裝着的。(少停，微笑) 我們的武裝就是我們的勞動力量。我們如不動手，整個世界就會停止不前。因為警察手里拿着的棍子，民兵手里的刺刀，砍不了樹林里的木材，掘不了地下的銅礦，駕駛不了橫渡海洋的船隻，也織不了布機上的布疋。(一陣掌聲，他舉起手來，請大家安靜) 弟兄們，我們已看到了一個新的世界，我們也一定會建成這個新世界。在這個世界里，人人都可以享受和平的生活，在這個世界里人人都能夠說：“我不是任何人的老板，也不是任何人的奴隸。”

一陣掌聲。

班 (喊着，打断了掌声) 裘，来一个歌怎么样？

裘 好。我有个新的。(他唱)

你如不愿做工资的奴隶，
快来加入伟大的工人队伍；
你如不愿又挨饿，又受苦，
那就来吧！拿出你的力量来。

(说)下面是合唱的部分。

(唱)手拉手，肩并肩，
我们工人站起来；
有力量，有力量，
我们要统治世上每个地方——
成立一个大工会。

(说)这不是什么歌剧。我们是为着我们自己而歌唱的。来吧，朋友们。唱吧。这个歌对你们大有好处。它可以振作你们的精神。

(唱)你们情愿天上有一座金屋，
而住在小胡同里的一个草窝里吗？
你们情愿长着翅膀在空中飞舞，
还是披着破烂的衣服在地上挨饿？

(大家唱起合唱部分)

如果你喜欢兇手们来打破你的头，
那末别组织起来，别把工会放在眼里；
如果你活着什么要求都没有，
那么你可以装着懂事的样儿，去跟老板握手。

合唱繼續着。唱到末一句時，歌聲更宏亮起來。原來坐在觀眾席後排的人一面唱着，一面沿着座位間的走道走過來，唱着，登上了舞台。

工人們都來呀，從各地來的工人們，
大家都來參加產業大工會，
我們要求地球上我們應有的一份。
來呀！勇敢地盡你們的責任，工人們。

燈光突暗。

——第一場完

第二場

燈光很快地亮起來，照亮了瑪沙·魏勃家中的一個房間。她坐在桌旁，忙着做計件工作。她面前的桌子上放着几疊硬殼紙，上面已打好了洞。另外還有兩個盒子，分別裝着子母扣的兩部分。她先在硬殼紙上所有的洞中安上子母扣的一邊，然後把硬殼紙翻過來，再把另一邊安上去。一張硬殼紙安裝好後，她就把它向一大堆硬殼紙處一扔，立刻又拿另一張來安裝。她工作得很熟練，而且很有節奏。在這一場內，她一直做着這種工作。如果她有什麼其他事情要動手去做一下，她也總很快地又來做着這裝子母扣的工作。

裘上。他的興致很高。瑪沙抬起頭來，等着他擁抱，但她的雙手仍繼續工作着。裘站在她的背後，用雙手緊抱住她的頭，吻她的頭髮。

瑪沙 再吻一下。（他又在她頭上吻了一下。她停止了工作）多吻
一會。（他又在頭上吻了一下。他把一包東西放在她面前）你
帶了什麼東西來了？（她的一隻手不自覺的又工作起來。）

裘 (把一包东西放到她面前) 茶叶。(又拿一包放在她面前) 新鮮面包。(又拿一包放在她面前) 几片火腿。(把最后一包放到她面前) 这是一个甜餅，班·温頓和希尔达送的。

瑪沙 希尔达·温頓送我的甜餅!

裘 我告訴他們我要去看我的情人，她就替你做了一个蘋果餅。

瑪沙 哪一天我才能見到她呢?

裘 这我还不說，因为罢工，現在还不能說一定。不过这一个星期一定可以了。我已經把我們的情况全告訴他們了，他們也想跟你見見面。

瑪沙 你这样喜欢他們，他們一定是非常好的人。

裘 不能再好了。

瑪沙 她总会喜欢我吧……你想現在就吃嗎?

裘 咱們先聊一會兒。(他在她的对面坐下。不自覺地拿起了硬殼紙和鈕扣，开始工作。他比瑪沙做得慢得多，又不熟練。)

瑪沙 罢工怎么样了?

裘 坚定得很。一般人，連呆在家里的娘兒們全知道我們罢工是为了什么。能叫各式各样的人都同情我們，这真是太好了。我們一定会勝利的。你看!(他取出一張傳單，在她前面攤開來。她看着，但未停止工作) 你看! 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明天中午以前一万張这样的傳單，会貼滿了整個城市。那些帶銅箍的看見這張傳單，要不發抖才怪呢! (他开心地揮动着傳單) 這張傳單跟你一样漂亮。

瑪沙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裘？

裘 你屬於婦女部，它却屬於傳單部，對嗎？

瑪沙 對呀。

裘 那我告訴你，它在傳單中，就像你在婦女中一樣的出色。你明白了嗎？

瑪沙 啊，裘……這傳單是誰寫的？

裘 我寫的，這还用問！

瑪沙 （笑着）裘，裘。可愛的裘。

裘 女人，傳單，男人。女人——這個。傳單——這個。男人——這個。多美妙的結合！嘿——漂亮的傳單。嘿——可愛的女人。嘿——幸運的男人。

瑪沙 你自己很得意，是不是？

裘 我自然很得意。世界上最好的三件東西，都在這間屋子里了。（突然調換題目）還得做多少？

瑪沙 一百〇八。

裘 （叫苦）你是說我們還得做一百〇八個？

瑪沙 （向一堆硬殼紙處扔去一個）一百〇七！而且明天早晨八點我得交貨。

裘 你怎麼會落在計劃後面了呢？

瑪沙 我遠遠地在計劃的前面。我額外又領了五百。

裘 為什麼要那樣呢？你知道今兒晚上我要來的。

瑪沙 因為我需要那額外的一塊錢，而且我今天就要把這一塊錢掙出來。（她从口袋里摸出一個小本子，遞給裘）你看看我的銀行存摺。

裘 四十八元。

瑪沙 明天我把这活兒交上去，就可以拿到工錢。这一回我不止拿一塊錢——而要拿兩塊錢存到銀行去。然后我就跑到律師那兒，跟他說：“我已經有五十塊錢了。快開始替我辦離婚手續吧，我很着急。”

他吻她的嘴。她回吻。他們分開。瑪沙全身都感到興奮。她拿起了硬殼紙，但是她的手指顫抖起來。她慌亂地用手掠了掠頭髮。站起來，來回走動着，樣子很激動。她對於自己現在的處境感覺很滿意，但是她又知道目前自己無法安下心來工作。她拿起了一張硬殼紙，又立刻扔下，急劇地來回走着。她故意裝出絕望的神情喊叫。

瑪沙 裘，你把我害成什麼樣子了？我還能工作嗎？你對我們的事業是一個叛徒。

裘 （愉快地大笑）我？叛徒！

瑪沙 你當然是叛徒。第一，今天晚上我的活兒干不完了。第二，如果今天晚上干不完，明天就拿不到錢；如果拿不到錢，我就沒有錢給律師；如果沒有錢給律師，就無法離婚。如果這還不算叛徒，要怎樣才算呢？

裘 難道這一切就是因為我輕輕地吻了你一下。我還沒真正開始呢。

瑪沙 別看輕了你自己的力量。（她把他帶到他的椅子旁邊）你坐在这兒。如果你願意，你可以幫我干活兒。可是坐在那兒不准勁。並且求你——讓我們專心一意

地來工作。

他們在靜默中工作了一會兒。

裘 還有多少？

瑪沙 (很快地數着) 九十六。

裘 說什麼今天晚上也干不完了。

瑪沙 別打岔兒！(他們不聲不响很快地做着。隔了一會，瑪沙輕輕地說) 他明天來。

裘 亨利？

瑪沙 亨利。我寫信給他，我說我有要緊的事要告訴他。

裘 離婚的事？

瑪沙 (點頭) 他明天就來了。我有点害怕，裘。

裘 也許我應該在這兒陪着你。

瑪沙 我要自己辦這件事……我希望我自己能夠辦這件事……開頭他離開我往往不過一天兩天，後來長到一星期了。再後來他那一天走，那一天回來，我根本沒法知道。我常常早晨醒來，頭上蒙着毛毯。我強打精神把毛毯推開，從被里鑽出來，走進一個冷冰冰的世界。

裘 現在呢？

瑪沙 現在這世界不再是冷冰冰的了。日子仍很艱難，可是生活已不是那麼冷得可怕，我的好裘。(他剛要走向她) 啊！啊！你坐你那邊，不許動。(裘咕噥着，假裝絕望的樣子) 沒有多少了……裘，我們要在一塊兒

住，一塊兒吃早飯，成立一個家。那够多好啊？

裘 我要寫一首新的歌，來紀念我們的婚禮。裘·希爾
結婚進行曲。（瑪沙一開一放活動活動手指）你累了嗎？

瑪沙 我的手指頭都僵了。

裘 有一天這種工作都會用機器來做。比我們用手做要
快上一百倍，好上一百倍。

瑪沙 可是，裘，那樣一來，我們百分之九十九的人就
都要失業了。為什麼機器不給我們好處，反而把我們
趕到街上去呢？

裘 你問得好極了。哪一天你找到了答案，你這雙工人
的手就會有力量把世界捏成另一個樣子了……這末
辦好不好——我去沏點兒茶我們一面吃，我一面跟
你談談機器，談談機器如何可以把我們解放。我還可
以告訴你工會到了機器時代會變成什麼樣子。

瑪沙 面包和火腿，茶和蘋果餅。再上一堂課，關於機
器和工會會員的一堂課。好得很，裘。你去沏茶
吧。（他下。瑪沙繼續很快地工作着。燈光暗淡下去。同時這
間屋子外的走廊上亮了起來。亨利·魏勃上，後面跟着湯姆。亨利喝
醉了，鬧着嚷着。）

亨利 我要打死他。打死他。

湯姆 別做聲，他要聽到，就從後門溜走啦。

亨利 這所房子沒有後門。

湯姆 噓——噓！槍準備好了嗎？（亨利點頭）進去。

亨利 （喘氣）得歇一會兒。這几步樓梯叫我氣都透不過

來了……這么多的好酒，在我肚里晃來晃去。（突然他坐到地板上，叫人覺得他馬上要醉熏熏地大睡了。）

湯姆（站在亨利身旁，急迫地）起來！

亨利 得喘口气。

湯姆 把槍拿出來看一看。（亨利從口袋里摸出槍。湯姆檢查了一番，又交給亨利）你還等什么？

亨利（起立，槍在他手里顫動）別推我。到時候我自然會進去。

湯姆 他可正跟你老婆在屋里呢。

亨利 你傷的哪門子心呢？她是我的老婆，又不是你的老婆。（机警地）你跟他有仇吧？你恨他，對嗎？咱們等一會兒再說吧。（他坐下，把槍放在地上。他的頭垂到胸前，馬上就睡着了。）

湯姆（打了亨利一耳光）是呀，我恨他。他活着一分鐘，我就恨他一分鐘。快醒醒。（他又打了亨利一耳光）他唱歌，跳波爾加舞。有一個女人愛他。工會里的人也愛他。快醒醒。（他又打亨利一下耳光）他不怕受老來窮。雖然他口袋里一塊錢也沒有，他還是覺得自由自在的。（他狠狠地踢着亨利的小腿）快醒醒！

亨利（醒來搓腿）啊唷！別踢了！（他劇烈地把頭搖了一下。他見到了槍，拾了起來，大聲嚷）我坐在這兒干什么？你站到一邊去！

亨利站了起來，冲向裘和瑪沙的表演區。走廊部分的光很快地暗下去了，同時房間部分的光又亮起來。亨利拿着槍進來

时，裘正好拿着茶上。

亨利 日子过得多舒服！难道你们不预备请我参加你们的茶会吗？

瑪沙 亨利，请你把枪放下。

亨利 （向瑪沙） 婊子。（向裘，用枪指点着）你！把杯子放那边去。（裘照做）靠牆站着。（裘照做）举起手来。（裘照做）没有料到我会来吧，是不是？

裘 朋友，不要拿枪指着我，这玩意儿很容易走火。

亨利 我没法不用枪指着你，我要毙了你。（裘不声响）怎么啦，干工会的？丢了舌头了吗？来呀，来段演说吧。唱一个歌呀。我认得你是谁。

瑪沙 亨利，把枪放下来。

亨利 你少说话！（对裘）我该把这第一颗子弹打在什么地方呢？打在你眼睛里？打在你肚子里？也许，还是打在你的坏心眼儿里合适。你要我打在哪儿？说呀，说给我听呀。

裘 朋友，你这一辈子——

亨利 你这道地的骗子，你可别再想骗人了，因为你已经跟死人没有什么分别了。

瑪沙 亨利——

亨利 （对瑪沙）你闭上嘴！（对裘）我要打在你的心口。喊完一二三，我就开枪。——

裘 （亨利的話快完时，搶着和他同时說）朋友！想一想你这干的是什么事。

亨利 二。

裘 你会被絞死的。

瑪沙 (側着身,悄悄走向桌子。她拿起了一样东西,朝着亨利扔去。这时亨利正好說到三,便放了一槍。裘中槍,已站立不住。瑪沙朝着手槍撲去。槍落在地上)快跑,裘!跑呀!我能照顧自己的。

舞台上这部分的灯光突然暗了。同时,另一表演区,警察局局長保尔·勃萊克的办公室,很快地亮了起来。在场的有三个人:麥克瑞,司蒂尔和湯姆。麥克瑞一人在表演区的边上,正朝着別处看。司蒂尔和湯姆在一起。

恰好在槍声之后,司蒂尔發出了粗暴的笑声。他一直笑到灯光完全开足的时候。

司蒂尔 (模擬湯姆)我有几百塊錢想投資。一塊对一塊,投什么地方上算?(又笑)我看你还是多在你的工作上留点神吧——不然的話,总有一天你的差事也丢了,也就沒有錢可以投資了。

湯姆 (未放在心上)笑破你的肚子吧。

麥克瑞 (插入)勃萊克在哪兒?他在哪兒?警察局局長!这个蠢东西。

司蒂尔 (对湯姆)关起房門,殺一个無处可逃的人有什么难的?世界上沒有比这个更容易的了。可是裘·希尔还是活着。(笑)我看你是想投資想昏了头了。

湯姆 好——好。你笑你的,我对錢可决不能放松。(冷
酷而狡猾地)亞当·司蒂尔,告訴我,你老了打算怎

么办？一个星期一个星期地过去，你一个銅子兒也不肯存。你知道你不能一輩子干这种事兒——而且你也不見得越活越年輕。

司蒂尔 我要錢的时候，我自然有法子找。……我倒要問你一件事兒。你每天晚上怎么过？

湯姆 我有我的工会里的工作。

司蒂尔 那以后呢，工作做完以后呢？

湯姆 我回到自己的屋里去。

司蒂尔 （探問）可是你做些什么呢？我从来沒有見過你跟別人在一起。你的朋友都是誰？

湯姆 （用一种死气沉沉的干枯的声調）我沒有感情，也沒有什麼朋友。

司蒂尔 那末你那些錢都怎么用了呢？

湯姆 （开始越說越兴奋起來）留下來年老的时候用。年老了，我必須用錢來保护我自己。我不能叫自己受窮。

司蒂尔 （和悅地）窮自然不是一件好受的事，这我們都知道。不过为什么——

湯姆 錢就是我的槍，我的防身武器。

司蒂尔 你防的是誰呢？

湯姆 防那些和我一类的人。我一看到麥克瑞，一看到你，然后再看看我自己，我就知道等到我老了，沒有人要的时候，我的唯一可以依靠的东西，就是錢。錢！

麥克瑞 那个混賬的警察局長哪里去了？（保尔·勃萊克上）在我派人找你的时候，我希望你快些來。裘·希尔

的情况怎样？

勃萊克 別忙。你們在這兒干什么？你們聽到一些關於
裘·希爾的情況嗎？

麥克瑞 我們是來問你的。現在請你回答。

勃萊克 他挨了一槍。為了和人爭一個女人。醫生打電
話告訴我的。我叫他寫了一份報告來。這就是。

（把報告遞給麥克瑞）你怎麼知道裘·希爾的事的？

司蒂爾 （正在翻閱着勃萊克帶進來的記錄簿）你这个小城市倒
挺熱鬧。

勃萊克 （拍的一聲把記錄簿合上）他媽的，你別動我們警察
局的記錄簿。

司蒂爾 （又把簿子打開細看着）他媽的，別那麼種氣。各式
各樣的犯罪案件都挺齊全，足有兩頁半。

勃萊克 星期六晚上——一星期里最忙的一晚。

司蒂爾 搶案，偷盜案，公路上的攔劫，一件謀殺案。

麥克瑞 謀殺案？

勃萊克 星期六晚上的事。

司蒂爾 就只孤零零的一件小小的謀殺案。

麥克瑞 （走到簿子旁）漢德生是誰？

勃萊克 大街上——一個開雜貨舖的，讓人害死了。

麥克瑞 （不耐煩）我自己認得字，你这婊子养的蠢东
西。（他讀記錄簿）昨晚十時，一個蒙着臉的暴徒進入了
漢德生的雜貨舖。他嚷着說：“这回我可找到你了。”
接着連開了几槍。漢德生受了傷，歪歪斜斜走到櫃

台旁，拿起了他自己的手槍，向暴徒射擊。馬丁·漢德生，十二歲，雜貨舖老板的兒子，是我們知道的唯一的証人。他說兇手似乎在胸口上中了一槍。但他又向漢德生回擊，打死了漢德生，然後翻身逃逸。（他合上了記錄簿，向遠處望着，然後安詳地）我認為打死雜貨舖老板的是裘·希爾。

勃萊克 什麼！

麥克瑞 我說我認為打死雜貨舖老板漢德生的是裘·希爾。你說對嗎？

湯姆 如果是那樣，我一點也不感到奇怪。

麥克瑞 而且雜貨舖老板倒下來以前，還向他打了一槍。

勃萊克 不對。不對。不對。你說的人和時間都完全不對。

麥克瑞 不見得吧。你的警察局長難道不想當了嗎？咱們還是合作吧。

勃萊克 啊，你瘋了！裘·希爾是為跟人搶一個女人給人打傷的。要是他把那個人，又把那個女人帶來作証，怎麼辦？

麥克瑞 你逮捕他，因為他是嫌疑犯，對不對？

湯姆 嫌疑犯。就因為他是嫌疑犯。

麥克瑞 但是假定他拒捕，假定他拔出槍來了，或者正要拔出槍來——

湯姆 或者好像是要拔出槍來——

麥克瑞 ——那就可以因為他拒捕打死他。

勃萊克 滾你們的！

麥克瑞 (不耐煩) 你这个差事还想干嗎? 我不是好惹的。

勃萊克 我不喜欢这样做。

麥克瑞 (很有力地) 誰也沒叫你喜欢, 你照做就得了。

勃萊克 (靜默了一会后, 很安靜地) 可是怎么做呢?

麥克瑞 任何警察局至少有一个殺人不眨眼的瘋子。你有兩個: 約翰生和奧利果, 对嗎?

勃萊克 对。

麥克瑞 派他們兩個一塊去。跟他們說裘·希尔是一个危險分子。他身上有槍, 而且手脚特別快。別的不用說, 他們自然会办的。

湯姆 (狡猾地) 还有, 別忘了告訴他們裘·希尔跟兩個黑炭住在一塊兒。

勃萊克 那孩子呢? 那个雜貨舖老板的兒子, 他看見过兇手。你拿他怎么办?

湯姆 死人長的全一样。

勃萊克 万一还有其他看到这次槍殺案的人來作証呢?

湯姆 控告死人的証人有的是。你干你的。你需要什么証人, 我都可以去弄來。

麥克瑞 勃萊克, 你听着, 这件事兒只有我們四个人知道。做完了, 永远不許再提。

勃萊克 总有人說閒話的。

麥克瑞 誰說閒話? 那个用槍打裘·希尔的丈夫嗎? 那个雜貨舖老板漢德生嗎? 那个真兇手嗎? 不大可能吧。裘·希尔, 他会抗議嗎? 誰会说閒話?

勃萊克 那末那个女人呢？

湯姆 我們自有办法对付她。

勃萊克 (向外边喊) 喂，威利。(后台回答声) 把約翰生和奧利果叫來。

台上完全黑暗。同时班和希尔达家里，裘·希尔住的一間房內的灯光，很快亮了起來。裘·希尔躺在自己的狭小的床上。他很痛苦，而且疲乏已極。希尔达用棉花球揩洗他的胸口。她时时把棉花球放在一盆水里浸一下。

裘 瑪沙！ 瑪沙！

希尔达 我不是瑪沙，我是希尔达。

裘 瑪沙怎么样了？

希尔达 一个人偶而談談恋爱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不过，裘，为了恋爱挨槍，那就未免太过分了。(裘喊痛) 我輕輕地擦，尽量不叫你覺得痛，裘。(裘又喊痛) 好了，裘，你別难受。

裘 她在哪兒？她怎么样了？

希尔达 我就替你扎上繃帶，你睡一会儿。好好睡一夜。睡吧。

裘 班到哪兒去了？我要他去看看瑪沙。看看她那兒出了什么事沒有，看看她到底怎么样了。告訴她过几天我就能下床了。

希尔达 班一会儿就回來。他去找爱德和湯姆去了。

(裘痛得把身子一縮。他呻吟着) 对不起，裘。我时刻在小心怕擦得你痛。

裘 班必須馬上就去看她。

希尔达 他会去看她的，裘。明兒一早就去。

裘 現在就去。他必須現在就去。給我拿鉛筆和紙來。

讓我寫她的地址給你。

希尔达 讓我先替你扎好了。你安心地休息一下吧，你該睡一會兒了。

愛德上。

愛德 醫生怎麼說？

希尔达 肺部中了一槍。几乎就要送命。不過現在這情況隔一兩個星期就會好的。

愛德 (走近裘。帶怒的譏刺) 怎麼啦？難道是窗子太高了嗎？

裘 (同樣的譏刺) 連走近窗子的機會都沒有。

希尔达 他不能講話。

愛德 叫人家給你來了個冷不防。真不錯。

希尔达 我告訴你他不能講話。

裘 我愛講就得講。受傷的是我的肺。(他咳嗽，倒了下去，顯出精疲力盡的樣子。)

希尔达 你看見沒有？

愛德 啊，裘，你真叫我痛心。本來你今兒晚上還要在大會上唱歌的。

希尔达 愛德，難道你不這樣就不行嗎？還一遍一遍地逼他——逼他。

愛德 你怎麼啦？

希尔达 他受伤了。暂时請你忘掉你們是在罢工，缺少人手。今兒晚上他該去唱歌的事也請你忘掉。你該关心他一点兒，因为他还是你的朋友——不單是因为他能替工会做事。

爱德 我不关心他？当然我是关心他的，希尔达。（对裘）不过，他媽的，裘，你不該叫女人妨碍罢工。

裘 那末什么是我的私人生活呢？难道我連去看看爱人的权利也沒有了嗎？

爱德 你有你的私人生活。好極了！但是参加这次罢工的还有好些个別人呢。他們也有私人生活。你的私人生活，叫他們的私人生活要遭到危險了。我的意思是說——

希尔达 我的一向很懂事的先生，有时候你真太不懂事了。等他好一些，你再跟他談也不迟。（对裘）裘，轉过身去，稍为轉动一下。（对爱德）爱德，帮我一下，这我一个人可弄不了。

爱德 （帮助希尔达，一边柔和地）裘，我們非讓你好起來不可。为了你，懂得嗎？

裘 好呀，爱德。

希尔达 （隔了一会）行了，裘。你可以休息了。（把水盆交給爱德）把这个放在厨房里去吧。（爱德拿着水盆下。

希尔达 把裘的枕头放正，把他的毯子鋪平，又在他的前額上擦了一下）睡吧，裘，休息吧。

班和湯姆上。

湯姆 他怎么样？

希尔达 过些日子就会好的。

爱德重上。

班 （对希尔达和爱德，气愤地指着湯姆）你们知道我在那儿找到他的？早晨两点，一个人在酒店里。

湯姆 （辩护的口气，但隐含嘲笑的意思）如果我高兴，我想我有权利一个人在早晨两点到酒店去。你说我有沒有呢，班·温頓？

班 权利嘛，我想你大概有，湯姆·謝沛。不过我倒很想知道——（他忽然不說了。）

湯姆 你想知道什么，班·温頓？（班兩肩一耸）想知道什么，班·温頓？

班 （轉身走开，顯然，感到困惑不解。然后他又轉身回來，对湯姆）你問我想知道什么嗎，湯姆·謝沛？我很想知道你为什么一定要享受这种一个人在早晨两点到酒店去的权利。而且我也想知道你为什么像只猫似的那么慌慌張張的？

希尔达 你们两个人都別講話了。房里有病人呢。他就要睡着了……爱德，你去給我拿点兒热水。（爱德下。这时有人打門，打得很兇）湯姆，你去看看有什么事兒。（湯姆下。）

班 誰在那兒这样鬧哄？別把他鬧醒了。

裘 （驚醒）什么事呀？

希尔达 沒有什么事，裘。是外面的声音。

湯姆重上，被手里拿着槍的約翰生和奧利累逼得倒退

着走。

約翰生 裘·希尔在什么地方？

湯姆 就在那兒。

班 （对湯姆）你为什么先問問他們要干什么？

約翰生 我們這兒有逮捕你的許可証。起來走吧。

希尔达 不得我的允許，他是不能起來的。醫生說他的肺上有一个洞，大得可以过火車了……愛德，來呀！

約翰生 （把希尔达推在一旁，对裘）举起手來，举得高高的。（裘不能那末快地举起手來）我說，举起手來！

奧利累 他的手在毯子下面摸些什么！当心！他在拿槍呢！

約翰生 （向裘开槍）嘿，他拿不到的。

班 （面对約翰生和奧利累）他是一个受伤的人，你为什么要向他开槍？

約翰生 走开，你这黑——

班 看你也沒有胆量把我这样打死。（指着希尔达）你要对我老婆怎么？（这时候愛德上。班指向他）难道你也要打死他嗎？

希尔达 我們的人可太多了。

奧利累 （这时已走近床旁，在枕头下、毯子下摸了一遍）喂，約翰生，沒有槍。

裘呻吟着。希尔达跑到他身旁，把奧利累推开。她跪在裘的

床旁。

希尔达 裘，他們打伤你什么地方了？

裘 左手。

約翰生（对裘）走吧。起來走吧。

裘踉踉跄跄从床上起來，站在地上，搖晃着。希尔达給他

披上一件外衣。

湯姆 你們为什么要逮捕他？

約翰生 謀害人命。

湯姆（怒笑）他！謀害人命。

約翰生 謀害开雜貨舖的漢德生。他已讓人用槍打死了。兇手就是裘·希尔。

爱德 裘，放心吧。我們會想办法在二十四小时以內把你救出來的。

希尔达（狠毒地对約翰生和奧利累）別忘了，他在你們手里——是一个活人。我們四个人是見証。

裘（一半自己走着，一半讓約翰生和奧利累拖着）去找瑪沙。用槍打我的就是她的丈夫，他叫亨利·魏勃。他們的住址是中街二百四十五号。四層楼后面。他对我沒有好感，不过他会証明我是冤枉的。只把这事通知他一声就行了。

裘，約翰生，奧利累下。

爱德 魏勃。中街二百四十五号。我們去吧。

湯姆 別忙，爱德。我們不能都去。我們先得有个人去監獄，照顧裘，叫他別受欺負。

希尔达 他說得对。

湯姆 你同班去監獄。希尔达，你待在这兒別走，可以通消息。我去找魏勃夫妇。

灯光很快地暗下去。同时台上麥克瑞的办公室那一表演区的灯光亮起来。在場的是麥克瑞和穆狄。穆狄正在大发雷霆，麥克瑞劝慰着他。

麥克瑞 ——事情就是这样發生的，穆狄先生，我想您一定可以了解，情况这样千变万化，事先实在沒有人能預料到。

穆狄 我永远不能懂得世界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飯桶。当可以不必过問的事情，飯桶警察却偏要小題大做；原可以滑过去的事情，飯桶法官却偏要追究到底；偵探公司的飯桶經理，連一件簡單的任务都完成不了；礦井里的飯桶監督，只会在罢工中吃敗仗。世界上到处都是飯桶，你就是其中的一个。

麥克瑞 穆狄先生，您这話未免太不公平一点。我已全向您解釋过这里面的种种困难。

穆狄 （來回走着，步子大而有力。因为受到了挫折，他頗为激动不安。他的話，与其說是对麥克瑞說，倒不如說是在对自己說）你以为这是个普普通通的罢工嗎？你以为这些人是普通的罢工領袖嗎？有人和我斗争一番，我並不在乎。不过等到斗争完了，他必須講理。可是我們能够跟这些世界產業工会的會員打交道嗎？他們会講理嗎？不会的！他們要的是一切。他們要推翻整个社会秩

序。

麥克瑞 穆狄先生，講句公平話，實在是情有可原的——

穆狄 我們正在踏進一個新的時代。美國的黄金時代。歐洲國家需要我們的鋼，木材，銅。他們為什麼要買這些東西？他們要製造槍砲，製造軍艦……兩年——三年——戰爭的火焰會吞沒整個歐洲。他們的死亡將增強我們的生命。他們死亡的那一天，我們就可以接過手來，稱霸世界。

麥克瑞 穆狄先生，我已經解釋過——

穆狄（毫不留情地打斷麥克瑞的話）我決不能敗在一小撮瘋子的手裡。（他有力地轉過身來，對着麥克瑞，咄咄逼人）到底有什麼困難？這個人是誰？難道他是毀滅不了的？

麥克瑞 穆狄先生：我向你担保，現在的情況我們已經能控制了。

穆狄 這件事本來應該做得又快又好。可是你做得既不快，又不好。笨人我是看不起的。

麥克瑞 他活不到十個鐘頭了。他已關在監獄里，不斷地流着血。不到明天下午兩點，法庭不會傳審的。到那時候，他的身子就會僵得跟塊木板一樣。

穆狄 我已經對你說過一次了，你執行計劃的具體方法，我不要知道。（他開始走開去）把你要做的事做完吧。

麥克瑞 我一定做！我一定做！

穆狄 本來應該是很簡單的事，現在倒變得很複雜了。圈子正在擴大。牽涉到的人越來越多。太多了。把圈子縮得越小越好，一直縮小到沒有為止。

麥克瑞（對正在走的穆狄）我向您担保，十小時之內他一定會死的。

黑暗。

——第二場完

第三場

裘·希爾的監牢。燈光亮了起來。監牢前是鐵柵欄。在整個這場戲中，裘一直在鐵柵欄後面，局限在一塊狹小的地方中。這場戲中其他的人則在鐵柵欄外，地方比較寬廣。裘一個人躺在榻上，唱著他自己正在編的歌。

裘 醒來吧，全世界的工人！

爭取權利，掙脫鎖鏈。

你們創造了的財富，

全給寄生蟲奪去。

難道從搖籃到墳墓，

你就預備跪著听人吩咐？

難道你們最大的雄心

就是當個甘心情願的奴僕？

如果工人們有心，

他們能叫最快的火車停止不前。

(他不唱了,困惑地思索着。喊叫) 嗨, 迈克。迈克·达利。

迈克的声音 啊, 別乱嚷。

迈克 (上) 你把我当作什么人——难道我是茶房嗎?

你把这兒当他媽的旅館嗎?

裘 什么字兒跟“前”是一个韻?

迈克 我为什么不把你跟別人一样看待, 把你打得头破血流?

裘 求你, 迈克, 帮帮忙嘛。我得寫完这个歌。

迈克 那么, 你寫到哪兒啦?

裘 如果工人們有心要做,
他們能叫最快的火車停止不前。
海洋上的一切船隻

下一句的韻, 我押不上了。他們还能叫什么东西停住?

迈克 他們可以他媽的停止东跑西跑, 到处宣傳鼓动, 兴風作浪, 这些他們都可以停止住了。

裘 行了。行了。可是什麼字兒跟“前”字是一个韻?

迈克 鏈字。那就跟“前”字押上了, 鎖鏈的鏈字。

裘 鏈字? 对。

海洋上的一切船隻,
他們可以系之以鉄鏈。

不坏。讓我再來修改一下……謝謝你, 迈克。

迈克 为什么你老坐在那兒寫这些廢話呢? 你應該想办

法去找一个律师來。

裘 謝謝你，迈克。这件案子我自己处理得了的。

迈克 哼，那当然——那当然——。只要你到那兒給他們唱一个歌，他們就一定会打开大門，恭恭敬敬送你出去。……找一个律师吧。

裘 我根本用不着証明自己無罪。他們先得証明我有罪。

迈克 別說廢話！还是找一个律师來吧。

裘 我只需要証明星期六晚上从九点到十点我並沒有到过漢德生的雜貨舖。这我能証明。

迈克 当然啰，你当然能証明啰。你当然能証明啰。

……去年有一个人，正好也关在这間房里。啊，那家伙真有本事。懂得也真多。什么証据法呀，直接盤問呀，間接盤問呀，再度傳問呀，反駁反証呀，民事不法行为呀，訴訟摘要呀，審問証人呀，諸如此类的，这一切他全知道。真是了不起。他說，我的案子我自己处理。而且他的案子並不是什么人命案子。不过是偷了倉庫一些东西罢了。他說，我自己处理这件案子。你知道他現在在哪兒？

裘 作了倉庫主任。

迈克 你早晚也会到他那兒去的。到那时候你可要后悔了。（打門声。两个人的声音喊着：“喂，开門呀，已經十点了。”）你那兩個朋友來了。（下。）

爱德 （在后台）喂，裘，你好嗎？

裘 快一点，迈克。快去开門呀。

湯姆 (在后台) 給我們開門。

邁克重上，後面跟着愛德和湯姆。

裘 愛德！湯姆！你們來了，我真高興。

愛德 你好，裘。

湯姆 唏。

邁克 听着，你們倆。十分鐘。不能多。上次我讓你們多呆了一會兒，挨了上面的罵。十分鐘。

裘 沒錯兒，邁克。(邁克下) 怎麼啦？看你們這樣子倒像是我強迫你們來的。

愛德 裘，我們只有十分鐘，可是我們還得舉行一次會議。

裘 (用洋鐵杯在柵欄上敲打著) 我宣佈執行委員會會議開始。

愛德 湯姆，你彙報吧。

湯姆 我的報告太叫人洩氣了。瑪沙一點兒音信都沒有。什麼線索都找不到。毫無結果。

裘 (鼓舞著他自己的希望) 再繼續找。要是我們繼續找，一定會找到一點兒什麼的。

湯姆 裘，你得面對事實。你知道那天晚上我到那個地方的時候，他們已經搬走了。搬得光光的，什麼都沒留下。是半夜來的一輛搬運車搬走的。誰也不知道他們往哪里去了。連東南西北都說不清。

裘 啊，這我知道。

愛德 我們尋找魏勃夫婦整整找了一個半月了。雖說我

們的搜索是在暗中進行的，秘密中進行的，但不能說不深入。四十個最好的工會會員，跑遍了美國。一有線索就去找。結果還是落了空。

裘 搜索才開始不久嘛。才一個半月。

湯姆 找到他們的机会是一天比一天少了。再說我們這搜索工作並不是交給隨便一個人去辦的，而是由我自己親自負責。他們連影子也沒有，就好像世界上從來沒有過這兩個人。這就是我的報告。

裘 開始討論。不過你們得抓緊時間。

愛德 裘，結果會如何呢，你是知道的。我們沒法證明出事的時候你不在場。在其他任何人眼里，魏勃夫婦根本不存在，除非你能把他們本人變出來。即使你親自在法庭上為自己辯護，也沒用。

湯姆 他說的對。

愛德 檢察官首先就會問你：發生人命案那一晚你在什麼地方？你預備怎樣回答？難道說你跟一個根本不存在的女人在一起嗎？

裘 瑪沙會挺身而出的。

愛德 也許她無法挺身而出。也許出了什麼事兒。你想過嗎？

裘 我當然想過。也許她叫人監禁起來了。所以我們必須把她找到。

愛德 要是她為了另一個理由不能挺身而出呢？要是她已經死了呢？

裘 瑪沙沒有死。不，她沒有死。

愛德 不管她是為了什麼理由至今沒有出現吧，反正你現在已經喪失了一個最便當的証人。此外這個案件還牽涉到其他問題，我們還沒有談呢。

裘 牽涉到什麼問題？

愛德 那些混蛋還在打算占我們的便宜。在罷工鬥爭里，穆狄是失敗了，可是他並不甘心，他還想爭取勝利……你有沒有想到過也許有人在陷害你——陷害我們？

裘 當然我想到過的。

愛德 你想到過？那末我問你：你認為審判是怎麼回事——你是不是以為審判就一定是要查出真情呢？

裘 （停了一會，輕輕地）那麼。

愛德 那麼，主席先生，根據剛才的報告以及我們的討論，我提議我們請一位律師。

裘 請律師要錢，而目前我手頭可緊得很。

愛德 錢我會想法去弄來的。

裘 哪兒去弄？

愛德 向工會里的人去弄。

裘 從工會會員身上弄錢！你是說讓他們的孩子少喝些牛奶，省下錢來，好給裘·希爾去請律師。謝謝你吧，不行。這是我個人的事。禍是我自己闖的，辦法也讓我自已想吧。

愛德 裘，我們不能感情用事。這是一件存心陷害的案

子——陷害你殺人。他們会在法律条文中找出上百上千种的方法來去掉你这个眼中釘。所以，当你走進他們的法庭的时候，工会要你有一个好律師來保护你。

裘 要是为了我个人的事，我讓你去麻煩工会，我这个人还像話嗎？

爱德 你進監牢可以說是由於你个人的事。但是他們把你关在監牢里不放你，就不是你个人的事了。你現在遭遇到什么，完全是工会的事。（溫和地，几乎帶着柔情）裘，我們需要你。我們需要你的歌。

裘 在監牢里我照样能編歌。（从口袋里摸出几張紙）这个歌我已經寫了一半。

爱德 （不耐煩地把紙推开）要是在斗争中他們把你打倒了，工会会有好处嗎？

裘 要是誰有多余的几毛錢，讓他送到工会的財務部，好用來把那些还没有組織起來的人組織起來。你打算怎么样——为了声援我，把工会的錢花得精光嗎？錢應該拿去組織弟兄們！

爱德 裘，声援你就是組織工作。

裘 哼，可就是太他媽費錢。

爱德 太費錢？我們能另外買到一個裘·希尔嗎？我們是為我們的人而奋斗的。除开人，我們还有什么？

裘 請你不要离題太远了。

爱德 裘，我是在跟你談工会工作。每次我們举行声援

大会，到会的人，可以说一半是有组织的，另外一半是无组织的。我们把他们请到工会的大会场里来，那正是把他们组织起来的时候。就在会场里当时就组织起来了。裘，声援你就是组织工作。

裘 汤姆，你的意见如何？

汤姆 关于律师一点，我赞成爱德的意见。但是关于这件事与工会无关的意见，我百分之百的赞成你。爱德提出的口号“声援就是组织工作”很不错。但实际上这未免糟蹋工会的名誉。

爱德 一切愚蠢的——

裘 爱德，请注意，现在是汤姆发言。

汤姆 这样一来，叫外人看着倒好像是我們贊同和有夫之妇通姦，开枪打人这一类的胡鬧似的。裘，这原是你个人的乱七八糟的事，我不懂得为什么要把工会拉进去。

裘 你看，汤姆赞成我的意见！

爱德 你们两个人都是错误的。

汤姆 我们的时间很有限。迈克随时可能回来。讓我們來表決吧。我提議表決。

爱德 我們还没有准备好，不能表決。

裘 贊成請律師，可是与工会无关。贊成的——（汤姆和裘举手。）

爱德 等一等。我还没有准备好呢。

裘 決議已經通过了，爱德。兩票对一票。

爱德 決議並沒有通过。裘，你闖了大禍了，你把你自己的性命表决掉了。

裘 我闖下的是自己的禍，表决掉的是我自己的生命。

爱德 那不是你的生命，是我們的生命。我不能讓你採取这种不三不四的英雄主义，就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

湯姆 你們兩個都冷靜一点行不行。下一个問題是律師。而且不要把工会牽涉進去。

裘 一个律師。愈快愈好。这是肯定的。

迈克 (上) 你們的十分鐘已經完了。

爱德 你不能再給我們一分鐘嗎？

迈克 这是我唯一的職業，而且我还喜欢它。走吧。

湯姆 走吧，爱德。

迈克赶爱德和湯姆走。

裘 委员会休会。

爱德 (一面被帶走，一面嚷) 並沒有休会。決議是草草通过的，手續不完备，我不承認。(迈克帶着他走。)

裘 (在他后面嚷) 剛才是正式會議。已經决定了。正式的，爱德。你聽見了嗎？爱德！爱德！

听到門的开关声。隔了一会兒，迈克重上。

迈克 裘，有人等着要見你。別多問。(他做一个手勢，司各脫·麥克勃拉特上，迈克速下。)

麥克勃拉特 我叫司各脫·麥克勃拉特。这是我的名片。(遞給裘。)

裘 一位律師，是嗎？

麥克勃拉特 我對你的案件很關心。我願意來辦理這件案子。

裘 你為什麼會這麼關心呢？

麥克勃拉特 問得好。我來回答你吧……律師是個什麼樣的人呢？……我當學生的時候，我以為我會成爲一個有用的人。但是現在呢，跟一切律師一樣，我只是在爲死人和病人服務，此外再打打雜兒。在清醒的時候，我自己問自己：“難道我研究法律就是爲了這些嗎？”不過一個人不能不生活。於是爲了替死人和病人服務，爲了打雜兒，就得明欺暗詐，招搖攬騙……現在我遇見了你這樣一件案子。你沒有來找我，我可來找你……此地的法庭情況我很熟悉，這些法官我全認識。我在他們面前出過好多次庭。他們每個人的脾氣、性情我都摸得清清楚楚。

裘 你的話說得太快了，律師先生，而且你肚子裏的字眼兒真不少。一句話，你的話太多了。

麥克勃拉特 （表現出一種使人不能不信服的誠懇）這正是我們這一行的商標——也是我們這一行的罪惡。

裘 不過我的確需要一個律師，這是事實。

麥克勃拉特 你的案件能交給我嗎？

件，費用的多少完全可以根据你的錢包的大小來定。

裘 我的錢包可干得厉害呢。

麥克勃拉特 那末我的費用也会同样少……我現在需要先看看各种案卷。（从口袋里摸出一張紙）你簽上字，我就有權力進行了。

裘 （退縮，怀疑地）你已經把委託書准备好了？你难道事先就肯定我会簽字嗎？

麥克勃拉特 我是这样希望。所以我把委託書先寫好了帶在身边。

裘 这話似乎講得通……我的朋友們总是說我需要一个律師。我看現在大家都会滿意了。（他們握手。裘簽字。）

麥克勃拉特 对呀，現在大家都会滿意。你的事交給我好了，万無一失，跟把錢放在上帝的口袋里一样妥当。

裘 你得注意上帝的口袋是不是有破洞。我可不希望从那口袋里摔了出來。

麥克勃拉特 你放心好了，不会的。

裘 以后我們得常見面不是？

麥克勃拉特 是的。

裘 那末以后你講話尽量簡單点。（用手指在空中画了一个圓圈）別这样兒。（又做手勢）……要直截了当。

麥克勃拉特 （笑）我們这一行的罪惡。（裘跟着笑）咱們談正經的吧。据说开槍的时候，那个男孩是唯一在

場的人。他怎樣？

裘 他已經說過我不像打死他父親的那個人。

麥克勃拉特 好得很！……這類的小事情對於法官和陪審員能夠發生很大的影響。打贏一件官司，往往跟正義關係不大。你仔細聽我說，讓我來告訴你，在法庭上你應該如何應付。……

這時，麥克勃拉特和裘走向法庭的表演區，全台的燈光亮起來了。

在場的有法官米琪爾、陪審員、地方檢察官威塞比和馬丁·漢德生。

馬丁·漢德生站在証人席上。檢察官正在審問他。在整個這場戲當中，地方檢察官威塞比和馬丁·漢德生兩個人流利熟練地一問一答，好像是排練得很到家似的，但雖然如此，在馬丁·漢德生身上仍不難看出他慢慢地越來越緊張了。從頭到尾，除了特別指明的地方以外，馬丁的眼睛，一直躲避着裘。

馬丁 我父親正在拖着一口袋靠牆放的土豆。我聽到人來的聲音，同時門也就開了。

檢察官 那末你怎麼辦呢？

馬丁 我回過頭去，看見一個人站在門裡面，手里拿着槍。

檢察官 他的臉上有沒有蒙着什麼東西？

馬丁 他臉上的下半部蒙着一塊紅手巾。

檢察官 他進來後做了什麼？

馬丁 他喊着：“這一回我可找到你了！”說着他就向我父親開槍。

檢察官 后來又怎么样呢？

馬丁 我父親踉踉跄跄走到櫃台旁边，拿出了他自己的槍，向那个人打去。

檢察官 那時候你在做什么？

馬丁 我跑到櫃台后面，蹲了下來。

檢察官 那個匪徒又怎么來着？

馬丁 他从店里跑了出去，弯着腰，手捧着胸口。然后我就爬到父親身边去。

檢察官 你有没有机会看見兇手呢？

馬丁 有的。我隔着櫃台偷看來着。

檢察官 馬丁，現在我請你仔細看一看坐在那邊的被告——

馬丁 是，檢察官。

檢察官 請被告站起來。（裘起立）好好看一看……

馬丁 是，檢察官。（馬丁看着裘。他們兩人的目光第一次打了個照面。馬丁的目光游移不定。）

檢察官 ……慢慢地，仔仔細細地看一看。現在請你告訴法官和陪審員——請你把眼睛朝着他們——他的高度，站在你面前的這個人的高度，和出事的那一晚闖入你們店里的那個匪徒的高度比起來，是不是一樣。別忙着回答，先好好想一想，然后仔細回答。

馬丁 差不多是相同的。

檢察官 跟什么相同？

馬丁 是，檢察官。他跟打死我父親那個人的高度差不多。

檢察官 被告的頭的形狀，和匪徒的頭比較，是不是相同？

馬丁 差不多是相同的。

檢察官 跟什麼相同？

馬丁 跟打死我父親那個人的頭差不多。

燈光稍暗。同時裘和麥克勃拉特所在的地方的燈光亮起來了。

裘（很激動地低語）你為什麼不阻止他？他簡直是在那兒教給這孩子怎麼回答。

麥克勃拉特 裘，你是個外行。這些事情你不懂。你得聽我吩咐。

裘轉過身去，又疑慮又驚惶。燈光回復了原來的樣子。

檢察官 他整個的外貌和打死你父親那個人符合嗎？

馬丁 是的，檢察官。他像那個人——我是說，他整個的外貌和打死我父親那個人的外貌是相符合的。

裘（再也忍耐不住，直接向馬丁說話）馬丁，難道你忘了他們把你帶到監獄里來的時候了嗎？你難道忘了嗎，馬丁？那時候你說過我並不是那個人。你說：“打死我父親那個人還要矮一些，胖一些。”你再說一遍呀，馬丁。再說一遍！你為什麼要害我？

檢察官 法官大人，我對被告這樣打斷馬丁的話表示抗議。

馬丁（與檢察官同時）你別管我。我知道發生了什么事！
我知道我看見了什麼！

裘（絕望）馬丁！

米琪爾 麥克勃拉特先生，我必須請你對你的委託人加以控制。（對裘）希爾先生，法庭有法庭的程序，請你遵守這個程序。

裘 但是，法官大人，如果這孩子——好吧，對不起，法官。

麥克勃拉特 裘，別再這樣了。你再這樣，什麼都完了。

檢察官（聲調柔和地，繼續說）現在，馬丁，你回答這個問題。他的面貌，和打死你父親的兇手比起來，是不是相同？

馬丁 你知道我沒有看見他的臉。（他狼狽起來）我是說，我看不見兇手的面貌，因為他臉上蒙着一塊紅手巾。

檢察官 不過你說你觀察到了兇手整個的外貌，並且你說這個人的外貌和兇手的相像。

馬丁 是的，檢察官。

檢察官 完了，馬丁。

米琪爾 馬丁·漢德生，我必須稱贊你，你表現得又勇敢又有膽量。

檢察官（對麥克勃拉特）該你問他了。

麥克勃拉特（走向前，開始盤問）你多大年紀，馬丁？

馬丁 十三歲。

麥克勃拉特 到你父親的舖子里來的人很多，是嗎？

馬丁 是的，先生。

麥克勃拉特 你从前看見過被告嗎？

馬丁 沒有。

麥克勃拉特 （向馬丁和裘之間走去）你說被告的高度和打死你父親那個人差不多相同？對嗎？

馬丁 對。

麥克勃拉特 （現在他已經到了馬丁和裘之間）馬丁，你對於數目字很行吧，是嗎？

馬丁 是的。

麥克勃拉特 那末你告訴我，那個人有多高？（馬丁遲疑）還有，你說說那個人的頭的形狀看？

馬丁想看裘，但麥克勃拉特故意站在那裡，正好擋住了他的視線，搖動着身子，不讓他看到裘。

檢察官 法官大人，我抗議。他存的是什麼心！這不是要哄騙一個十三歲的孩子去上當嗎？

米琪爾 麥克勃拉特先生，我想你對待証人的態度是不公平的。他不過是一個孩子，而且剛才已經很令人欽佩地作過証了。讓証人看着被告吧。

麥克勃拉特 （仍舊擺動着身子，不讓馬丁看到裘）法官大人，我不過想試一試他的話是否可信。為了這個目的——

米琪爾 麥克勃拉特先生，我警告你不要玩忽我的命

令。請坐下。

麥克勃拉特（仍搖動着身子）但是，法官大人——

米琪尔（敲他的木槌；麥克勃拉特坐下。安靜了一会）這不是你第一次在我面前出庭辦理案件了。你還是放規矩些，不要使這一次變成了你末一次出庭……你可以把問題向証人重說一遍。

麥克勃拉特 我放棄繼續盤問的權利。

檢察官（圓滑地插進來）那末，法官大人，我能夠請我這方面的第二個証人出庭了嗎？

裘（對威塞比）慢點兒！你的第二個証人等一下吧。

米琪尔 難道就沒有辦法叫你守規矩嗎？我說這話，是為了你好。

裘 法官，我必須跟我的律師談一分鐘。

米琪尔（和顏悅色）我給你你要求的一分鐘。

強烈的燈光集中在麥克勃拉特和裘的表演區法庭。其他部分燈光稍暗。

裘（狠狠地向麥克勃拉特低語）你剛才正好把那孩子問住了。把他留在証人席上。追問他！逼他！要他說真話！

麥克勃拉特（憤怒地模仿着裘）追問他！逼他！你沒看見法官跟我為難嗎？如果我把這孩子留在証人席上，他會打得我們頭破血流。我算得什麼，要跟他作對？

裘 你現在到底是要照顧誰的利益——你的還是我的？

麥克勃拉特 如果我留住他，不到五分鐘，他就会哭起來，弄得法庭里到处是他的哭声。这对陪審員們会有非常要命的影响。裘，你得信任我的判断能力。我知道这事该怎么办。

米琪尔 你們这一分鐘已經过了——而且过了很多。我們可以繼續了吧？

裘 （对麥克勃拉特冷笑）就算你帮我私人一个忙吧。請不要去跟法官談恋爱了。

这场戲主要表演区的灯光全部亮起来。維奧拉·希來已坐在証人席上。她的手放在法警拿着的一本“聖經”上。她正結束她的宣誓。

維奧拉 ——宣誓我說的是事实，沒有遺漏也沒有任意增加，上帝保佑我。（法警拿着“聖經”走开。）

檢察官 你叫什么名字？

維奧拉 維奧拉·希來。維奧拉·希來小姐。

檢察官 你住在哪兒？

維奧拉 北大街十二号。

檢察官 希來小姐，請你告訴法官一月十二日星期六晚上，大概十点鐘的时候，你在什么地方？

維奧拉 我在大街上，从二馬路往北走到三馬路去。

檢察官 你怎么知道是十点鐘？

維奧拉 我在恩派亞电影院看电影，十点鐘散場，我正走回家。

檢察官 你走回家的时候，路上有什么东西引起你的注

意嗎？

維奧拉 唔，我走过漢德生的舖子，我看見他和他的兒子在一起——（指着馬了）——就是這個孩子。我還記得很清楚，窗上有一隻貓。正當我走過了這舖子大概半條街的時候，一個人在我後面急急忙忙趕上來。

檢察官 為什麼你記得這個人？

維奧拉 因為他很魯莽無禮。他追上我的時候，差點兒把我從人行道上推下去。

檢察官 希來小姐，請你描寫一下你見過的那個人。

維奧拉 他俯着身子，捧着胸口，像是受了傷似的。不過我可以看出他是個瘦長個子。

檢察官 還看到什麼？

維奧拉 我注意到他在脖子上包了一塊手絹。

檢察官 這塊手絹是什麼顏色？

維奧拉 我看不出是什麼顏色，光綫太暗了。

檢察官 希來小姐，你怎麼能夠把這個人看得這樣仔細？開頭他在你後面走，等到他趕上你以後，他又一定是走在你前面。你怎麼能夠看到他的臉呢？

維奧拉 他從我身邊走過的時候，回過頭來，向我看了一眼。

檢察官 另外你還注意到什麼沒有？

維奧拉 他的臉可真瘦，鼻梁高高的，鼻子很長。

檢察官 臉上有什麼疤嗎？

維奧拉 有的，他的下巴骨上有一个疤。（指着裘）这个人的鼻梁真高，鼻子也很長，他的下巴上有一个疤。

米琪尔 別忙，維奧拉小姐，問題可以由檢察官提出來。

維奧拉 我不过是想尽量帮忙就是了，法官。

爱德 （跳了起來，在法庭中嚷着）裘，你叫人陷害了！（他冲出了法庭。这时候灯光突然变暗，舞台上另一部分的灯光亮了起來，在場人物是爱德和馬歇尔。馬歇尔坐着，爱德走向他）馬歇尔先生，謝謝你約定時間讓我來看你。我希望我沒有打攪你。

馬歇尔 沒有的話，罗文先生。今兒早晨我到法院去看了一下。

爱德 你看了觉得怎么样？

馬歇尔 不太好。（他們彼此上下打量着，靜默了一会。然后馬歇尔安靜地說）罗文先生，律师的最重要的职务之一就是在選擇陪審員的时候，他必須要查問清楚，每个陪審員對於將要当着他們審問的那个案件中的事实，是否沒有成見……当地每个人都有当陪審員的可能。可是从裘·希尔遭到逮捕的那一天起，各家报纸一直充滿着流言蜚語，在那些可能当陪審員的人的心里，早已造成了牢不可破的偏見……这个裘·希尔，这个“动摇派”，这个急進的工会會員，已經成了一个象征。在他們眼里家庭遭到什么不測啊；生意

虧本啊，年老体衰啊，都是彼惹的禍。結果他們這一伙就存心要害死他，而且不把他害死就不会甘心。

爱德 馬歇尔先生，依你說怎么办呢？

馬歇尔（譏諷）啊，我当然有办法囉。随便挑出一百个人來，把他們放在沙漠里。給他們吃，給他們穿，給他們住。把他們彼此隔离起來，也不要讓他們接近看管他們的人。任何消息、知識和事实都要瞞着他們。尤其重要的是不要讓他們看報。把他們放在那兒呆上一年，然后，每当有什么重要案件的時候，就可以在他們当中挑选十二个人，当然是随便挑选的，然后請他們去当陪審員。他們可以說是理想的陪審員了！

爱德 这是講笑話的時候嗎？

馬歇尔 你以为我在講笑話。（突然變得很懇切地）裘·希尔怎么請的这个律師，这个司各脫·麥克勃拉特？

爱德 他自己找上門來的，費用又便宜。

馬歇尔 挑选沒有成見的陪審員，本來是一件非常艰巨的工作。但是麥克勃拉特連試也沒有試……那个孩子作証以前，还有三个証人。任何勝任的律師都能够把他們的証詞駁得体無完膚，然后再声明不服。

爱德 他是个坏蛋嗎？他受人收買了嗎？

馬歇尔 檢察官不一定需要收買被告的辯護律師。往往

倒是他自行出賣——而且一个錢都不要。收買他的，是他的家庭，他的朋友，他的家私，他的社会活动的圈子。到了真正的緊要关头，一种細微的声音，会輕輕地向他說：你犯得着冒犯法官和檢察官嗎？你的飯碗是靠这个法庭維持着的，而且你將來也得靠这个法庭过活。他不过是一个產業工会會員。为什么要冒这个險呢？

爱德 軟弱也好，出賣也好，最后会产生同样的惡果！
……馬歇尔先生，現在我正式以世界產業工会本地分会書記的身份，請你接受这个案件。

馬歇尔 不行。

爱德 为什么不行？

馬歇尔 那样的話，这个案件会害得你們把所有的錢花得精光。

爱德 我們会有办法弄錢。

馬歇尔 花我的時間太多了。

爱德 花你的時間太多了？

馬歇尔 办理裘·希尔一件案件的時間，我可以办理五六件其他的案件。

爱德 这就是說，時間就是金錢。你还没有賺够嗎？

馬歇尔 （受到刺激）不，不，不是为的錢。

爱德 和工人有关的案件你过去也办理过，——为什么这一件你就不肯了呢？（馬歇尔聳了一下肩。靜默了一会）为什么？

馬歇爾 我相信人類的本性是善良的。我相信那些有錢有勢的人，有責任把他們的金錢和勢力用來謀取人類的共同利益。我曾經希望過，在我們的國家里，僱主和工人能夠建設一個人類可以在和睦友好中共處的世界。

愛德 讓獅子和羔羊在一個圈里共處。

馬歇爾 請你不要把我的信仰當成天真的話。這些事情我都相信過。

愛德 你現在還相信嗎？

馬歇爾 我曾經審問過三件牽涉到工人的案子。這三件案子向我揭露了某些我不願意知道得太清楚的事情。我看見了貪婪、腐敗，我看見金錢毀滅了自由。我看見金元如何受人崇拜，而人却受着踐踏。難道培養一幫大財主就是美國的理想嗎？

愛德 那麼你是知道實際情況的……你現在辦理哪種案件？

馬歇爾 遺囑。意外事件。民事案子。房地產。離婚。案件種類多得很，盡可以自己選擇。

愛德 接受裘·希爾的案子吧。它也許可以引你走上發現真理的旅程。接受吧。

馬歇爾 那可不行。這件案子會讓我陷得很深。辦理其他那些案件，已經叫我夠受的了；憑上帝起誓，我可不願意再受這份兒罪！

愛德 我的天呀，那末我請求你，看到這樣的事情，你

就打个抱不平吧，为了裘·希尔，为了做工的人——是的，甚至为了你自己……

馬歇尔（嘆气，停了一会，然后安靜地）讓我先把这一点問清楚了。他是冤枉的，是不是？

爱德 我很了解裘·希尔这个人。这件人命案子，与他無关系。

馬歇尔 那末他为什么不走到証人席上，說明出事的那一晚他在什么地方呢？

爱德 可以替他作証的人已經被人消滅了。他那天是跟一个女人在一起，被她的丈夫發現开槍打伤的。我們一直在搜索这个女的和她的丈夫。但是他們搬走了，失蹤了。他不能走上証人席，因为他沒法証明那天晚上他在什么地方。

馬歇尔 首先我們僱一个私人偵探，把这个女的和她的丈夫找到。

爱德 馬歇尔先生，我們工会里四十个最好的會員暗地里早已在全國各处搜索。可是連影子也沒有找到。

馬歇尔 那末这就是存心陷害的案子了。

爱德 当然是存心陷害的案子。

馬歇尔 我們不能在这兒这么就誤時間了，到法庭里去吧。（他們走向法庭的表演区）我过去那种袖手旁觀的日子是一去不返了。过去我可以安心地旁觀，下几句适当的評語，然后回家去，吃一頓好飯，坐到溫暖的火爐旁。（这地方的灯光暗淡下去，同时法庭部分照耀得很

亮)可是这一会儿战斗场面是正在擴大。(在F述的
審判过程中, 愛德和馬歇爾留在一边, 沒有進入中心場面。)

檢察官 (对維奧拉·希來) 維奧拉小姐, 現在請你仔細看
一看被告, 告訴法官大人和陪審員, 被告的鼻子和
回头看你那个人的鼻子相比, 是不是相同。

維奧拉 我連一丁点兒不同的地方也看不出來。

檢察官 那末他下巴左面的疤和在街上撞你的那个人的
疤相比, 是不是相同呢?

維奧拉 当然, 他的疤当然和那个人的相像, 那沒法不
像。(这部分的灯光稍暗, 裘和麥克勃拉特部分的灯变为很亮。)

裘 (急燥得要發瘋似的) 天呀, 你难道不能打断他們嗎?

麥克勃拉特 那只会叫法官和陪審員產生敌意, 完全沒
有好处。

裘 他簡直是在教她怎样回答。你还在等什么?

麥克勃拉特 等适当的时机。一个恰到好处的时机。你
跟我一同等着吧。

裘 那得等到他們把我綁出去槍斃了! (他憤怒地站了起來,
立在法官米琪尔前面) 我可以講話嗎? 法官大人?

米琪尔 (和善的样子) 那是你的权利。

裘 (麥克勃拉特跳了起來, 想去攔阻裘, 但裘把他推开了) 如果法
庭認為可以的話, 我希望自己替自己來辯护。

米琪尔 (圓滑地) 希爾先生, 你們如果意見不同或者有
什么爭執——

麥克勃拉特 (急忙地) 大人, 我的委託人和我的意見, 基

本上没有分歧。

裘 当然有，麥克勃拉特先生，而且你也知道。（冲动地）你为什么不给走开？你已经把我害够了。

米琪尔 法警，維持秩序。

裘 可是，法官大人，你已经允许我——

米琪尔 （敲木槌）請陪審員退席。（陪審員站起來，轉過身去背向着這場戲。对裘）法庭里有一定的程序。我坚决要求你遵守这些程序。坐下，別講話。（对麥克勃拉特）辯护人，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麥克勃拉特 到目前为止，我和我的委託人的关系一直非常和好。

裘 請你告訴我，我有权解僱他嗎？

米琪尔 你有权解僱他。

裘 那末我自己当自己的辯护人。

米琪尔 （用柔和的，想說服人的口气对裘）你难道不知道嗎，找另外一位律師來接办这件案子是很困难的。不管你跟你現在的律師有什么了不起的爭执，最好你还是同他和好，然后我們再進行審判。你說对嗎？

裘 不，法官，我說不对……請你給我召回几个証人的权利，我可以一个一个証明他們說的全是謊話。这当中一定有人在陷害我。

米琪尔 （嚴肅地）我是承審这案件的法官，我必須尽我最大的努力來保护你，这是我的責任。如果我允許你在暗中摸索，东倒西歪，得不到一个有經驗的律

师的帮助，那等於是我在用殘酷的手段对付你。因此——

裘（打斷他，精明地）你为什么不肯讓我当我自己的律師？

米琪尔（繼續着）——因此，麥克勃拉特先生，我請你留下，用你全部的知識來保护这个被告。

裘 我是有权解僱他的。你自己說过。

米琪尔 是的，你有权解僱他。但是我有保护你的利益的責任。我怎么能够同时又照顧到你的权利，又照顧到我的責任呢？（对麥克勃拉特）你可以答应当庭友嗎？

麥克勃拉特 我可以答应，法官大人。

裘（疑懼，連忙插嘴問）这是什么名堂？

米琪尔 amicus Curiae, A-M-I-C-U-S Gu-R-I-A-E, amicus Curiae, 这是拉丁語，意思是“法庭之友”。（对麥克勃拉特）作为一个法庭之友，我授权給你，为了被告方面可以得到正当的保护，你可以給他必要的忠告。換句話說，法庭要求你，用公平而且对被告有利的态度繼續参与这件案子的審判。

麥克勃拉特 謝謝你，法官。

裘（憤然）这末說，我是不能解僱我的律師。

米琪尔 你可以，而且你已經把他解僱了。但是我以承審这案件的法官的地位，有权力任命他为法庭之

友，這是在我職權範圍以內的事。

裘 你的法庭之友，不是我的法庭之友。我對他說：“門开着，滾你的蛋吧。”你對他說：“門開了，進來吧。”

米琪爾 不許喧嘩。我可以把蔑視法庭的罪名加在你身上。

裘 那你又能怎麼樣？把我關上三十天？那對我有什么損失？我还是要說！

米琪爾 不許喧嘩。法警，維持秩序。

裘 你再也不要想用幾個好聽的客客氣氣的辭兒約束住我。

檢察官 法官大人，我想沒有理由再就攔了。

裘 讓我們開始吧。

米琪爾 請陪審員們回到座位上。

陪審員們轉過身來，面對法庭坐下。

裘 （指著維奧拉·希來）我可以盤問希來小姐嗎？

米琪爾 可以。

裘 希來小姐，你說你在街上往北走，走過了漢德生的雜貨舖，後來那個人趕上了你，撞了你。

維奧拉 是的。他很猛地撞了我一下。

裘 後來他回過頭來，看了你一眼，這時候你也就看見了他。

維奧拉 是的。

裘 你看見他蒙着一塊紅手帕？

維奧拉 不是紅的。

裘 是藍的嗎？

維奧拉 是一塊手帕。我不知道是什麼顏色。

裘 你難道沒有注意是什麼顏色嗎？

維奧拉 光綫太暗了，看不清楚。

裘 不是有足夠的光綫，讓你已看到他下巴上的伤疤了嗎？

維奧拉 是的。轉角上的路燈照在他的伤疤上，讓我看
到了。

裘 這末說，他把你推到人行道的里边，他自己在人行
道的外边走着，對不對？

維奧拉 不對。他把我推到人行道的外邊，他是在人行
道里边走着的。

檢察官 我反對這樣的問法。証人明明說過她幾乎被推
到人行道下面去了。

米琪爾 反對成立。

裘 抱歉得很，法官。我想我對於這種細節恐怕是領會
得很慢的。（對維奧拉·希來）那末說來，他是在人行
道里边往北走，你是在人行道外邊往北走。對嗎？

維奧拉 對的。

裘 （用手勢表示）你既然是往北走，這一面是里边，外
邊是在這兒，對嗎？

維奧拉 對的。

裘 那末你看到的是他的右面，對嗎，希來小姐？

維奧拉 对的。

裘 可是伤疤在哪兒呢？我的伤疤是在我左面臉上——不在右面。

維奧拉 （惶惑起來。她堅持地嚷）我看到伤疤的，我看到的。

裘 什么地方？左面呢？右面呢？

維奧拉 我——我想——我——

裘 如果你在人行道外边往北走，那个人回头來看你，你只能够看到他右面的臉。我在右面臉上並沒有伤疤。

米琪尔 你这是有意跟証人捣鬼。

裘 梭罗門因为兩個女人爭一个孩子，就說要把孩子分为兩段！（对維奧拉·希來）你說天很黑，辨不出他的手帕的顏色。你还說那个人曲着身，捧着胸，像是受了伤似的。他回过头來看你的时候，該是这个样子。（他表演）你現在对他的臉能看見多少呢？差不多什么都看不見——不論是右面或左面。但是就这样匆匆地回头一看，你居然就看得这末准，居然就要憑这个判处一个人的死刑。

維奧拉 我——我覺得要嘔吐。

裘 讓她走吧！別把你这又漂亮又干淨的法庭吐髒了。

（法官示意。法警急急把她帶了下去。对司各脫·麥克勃拉特）如果你有心，你早可以这样做的。（这时候愛德和馬歇爾走進了法庭的表演区。他們做手勢向裘打了一个招呼，裘懂得了。对法

官) 法官大人, 我請求休息十分鐘。

米琪尔 准許你的請求。

愛德和馬歇爾走向裘, 在舞台前部灯光亮了起來, 法庭其他部分的灯光暗了一些。

愛德 (对裘) 我另請了一位律師。这位是亞歷山大·馬歇爾。

裘 (跟馬歇爾握手) 好得很! (倒在椅內, 疲乏已極) 我可累了。(麥克勃拉特走過來) 別靠近我, 麥克勃拉特。我請了你來當我的律師, 那簡直是自作孽。

馬歇爾 (走向前) 我是亞歷山大·馬歇爾, 已經接受了被告方面的委託。

麥克勃拉特 我的名字是司各脫·麥克勃拉特。(他們兩人握手。)

馬歇爾 請把情況向法官解釋一下, 告訴他我們等着開庭。(麥克勃拉特走向法官席, 同時整個場面上的灯光跟着慢慢亮起來。馬歇爾輕輕地对裘) 你还是往前走吧。(裘走向前, 与麥克勃拉特並立, 麥克勃拉特正在輕輕地和米琪尔談話。馬歇爾对愛德) 我很高兴接辦了这个案件。幸虧最后你把我說服了, 謝謝你。(走向前, 对米琪尔) 法官大人, 我有一个請求。

米琪尔 請陪審員退席。(陪審員立了起來, 轉過去, 背向法庭。)

馬歇爾 法官大人, 我剛受到聘請來辦理这个案件。我需要時間來研究証据。因此我申請延期兩星期。

米琪尔 这样延期對於陪審員，法庭，以及一切証人都
会造成不便。所請駁回。

馬歇尔 我声明不服，法官大人。……法官大人，由於
必須調換律師的情況，我要求宣告審判手續錯誤。

米琪尔 所請駁回。

馬歇尔 我声明不服，法官大人。……法官大人，我請
求取消全体陪審員的資格。

米琪尔 馬歇尔先生，你知道陪審員一旦就了职，是不
可能再提出資格問題的。你为什么提出这样的請
求？

馬歇尔 因为所有陪審員都選擇得不恰当。我可以指出
他們的偏見非常深，他們心里早已判定被告有罪了。

米琪尔 (憤怒) 所請駁回。

馬歇尔 不服，法官大人。

米琪尔 馬歇尔先生，我开始对你这种态度感覺不耐煩
了。

馬歇尔 法官大人，我想請几个証人重新出庭。

米琪尔 你要請哪几位？

馬歇尔 馬丁·漢德生。

米琪尔 不行。我不能讓这孩子再來忍受这种痛苦。所
請駁回。

馬歇尔 不服，法官大人。……我想請維奧拉·希來。

米琪尔 被告自己已經从各方面盤問过她了。駁回。

馬歇尔 不服，法官大人。……那末我可以請誰呢？

米琪尔 其他証人都可以。

馬歇尔 除开这两个最基本的、关键所在的証人，其他都可以。除开裘，法官大人对于每个人的方便，每个人的情绪上的苦惱，似乎都很关心。法官大人，你还是多关心裘吧，是他的生命在受到威脅。

米琪尔 你說什么，馬歇尔先生？

馬歇尔 我說，法官，你的做法不能不使人真正怀疑，不論通过公平的審判与否，这个州是决心要把裘置之死地的。因此我恭恭敬敬地請您重新考慮一下您的决定。

米琪尔 馬歇尔先生，你这些话顯然是侮辱法庭。如果再有这样的發言，我就不得不認为你蔑視法庭。

馬歇尔 法官大人，我來到这兒，是为了要为一位同胞辯护。如果我可以讓人嚇倒的話，我就不可能維護我的委託人的最大的利益。即使你威嚇我，要判我的罪，我仍旧必須像現在这样为我的委託人而斗争。我既然是一个法庭的成員，我的最高的責任，就是替我的委託人服务，自身利害，在所不計。……現在我可以進行了嗎，法官大人？

米琪尔 進行吧。

馬歇尔 謝謝你。（他走回到桌旁，去拿案卷。拿起时，他輕輕对爱德說）这案子在初級法院算是輸了。但我們要斗争下去，我們声明不服——不过这阶段已經算完了，州最高法院是我們下一个阶段進攻的目标。

爱德 那是需要錢的，是不是？

馬歇爾 是的！（他走向裘、麥克勃拉特和米琪爾。）

爱德 我最好去召集一个声援大会。（整个場面的灯光突然暗了下來。在黑暗中，法庭中各种各样的人移动位置，成为下面这场戲中的人物。同时一盏聚光灯跟着爱德从原來的一場移动到另一个場面——那就是在世界產菜工人会中举行的声援裘·希尔大会。会場中掛着橫幅標語：“捐獻一天的工資，作为声援裘·希尔的基金。”爱德在前一場所說的話和這一場第一句話之間並無間歇）他們不喜欢裘·希尔。……为什么他們不喜欢裘·希尔？因为裘·希尔代表着你們大家。他替你們說話，他為你們歌唱。他們不喜欢裘·希尔，因為他們不喜欢你們。……为什么呢？因為你們要斗争。你們为什么要斗争？为得到十小时工作日嗎？低工資嗎？礦井中的危險情况嗎？疾病、殘廢和早死的命运嗎？为讓一些暗探在你們一开口的时候就打破你的头嗎？裘·希尔唱出了高昂的歌声來反对这些情况。而他們却要消滅这个歌声。他們恨这个人，因为他歌頌下賤的人，窮人，叫人踩在脚底下的人。（爱德的感情激动得一时竟說不出話來了。）

班 （走向前，一半对爱德說，安慰着他，一半对听众說）記得另外一个組織者嗎？他的名字叫耶穌基督。他是一个木匠。他是一个組織者。他就曾經在下賤的人、窮人和被人踩在脚下的人当中生活过。他說：“起來反对压迫你們的人。”他又說：“把兌換錢的人赶到庙

外去。”就是为了这个緣故，他們把耶穌基督釘在鮮血直流的十字架上了。如果我說：“耶穌基督就代表你們，裘·希尔就代表你們，”我並沒有意思冒犯上帝……這就是他們為什麼要陷害裘·希尔的理由：他們要陷害的是你們。他們要消滅的是你們的呼聲。他們要往十字架上釘的是你們。

一個人從舞台旁邊出來，走向愛德。他們低語了一會。

愛德（嘆）弟兄們，姊妹們，壞消息來了。這原是在我們意料中的事。因為在有权有勢、傲慢的人們的法庭里，我們這個階級是不會得到公正待遇的……裘·希尔被宣判為有罪了，我們被宣判為有罪了。但是我們說：你不能這樣對待裘·希尔，你不能這樣對待我們。（他做了個手勢。一個人帶着一個啤酒罐從旁邊走了出來。愛德接過了啤酒罐，在空中搖了一搖）你們知道這是什麼。一個啤酒罐嗎？不是的！昨天是一個啤酒罐，明天是一個啤酒罐。但是現在這是一件武器，一個抗議，一種示威。我們有一大堆在這兒。（他做手勢，那個人又拿出了好幾個啤酒罐）我們帶着這些啤酒罐走到你們當中來了。你們要把它們裝得滿滿的，裝滿了你們的抗議，裝滿了你們的鬥爭，裝滿了（手指標語）你們的錢。裝滿它們。（他把啤酒罐分給幾個人。他們準備走到羣眾中去）裝呀！裝進你們辛辛苦苦賺來的銅子兒，毛票，洋錢，讓啤酒罐叮叮啷啷不斷地响呀！聲援就是組織。別忘了這一點。我們是

在声援裘·希尔，我們是正在組織起來。我們要把我們的斗争蔓延开去，一直到这陷害工人的罪惡的臭气，充塞了世界上每个善良的人的鼻孔。（他們开始走下来）弟兄們！姊妹們！这是一场战争，我們已开始行动了，讓我們往前冲呀！（台上各处灯光一直在暗下来，只有一盏聚光灯釘住愛德。当他和其他的人走到座位間的过道时，灯光很快全滅了。幕在黑暗中下。戲院中的灯亮起來了。）

——第一幕完

第二幕

第一場

幕升起。

工会会所的一角。在场的有爱德、汤姆、马歇尔、班、希尔达、阿米·亨特、牧师伯纳·怀特、依赛伦·拉比诺维奇、理·汤姆生。

爱德（对汤姆生）汤姆生弟兄，我们欢迎你。你能和我們在一塊，我們很高兴。

汤姆生 能够参加这个委员会的工作，我感到很荣幸。

爱德 我们希望有一天，千万个汤姆生弟兄都有代表來出席这个委员会。

汤姆生（輕輕地喊）对！

爱德 对你们，怀特牧师和亨特小姐，我們也表示欢迎。（怀特牧师和阿米·亨特点头表示感謝。对大众）許多人关心着裘的遭遇。他們都想援助裘，牧师們，教师們，農民們，开雜貨舖的。

汤姆 牧师們，教师們，農民們，开雜貨舖的，我們跟

这些人有什么关系？

希尔达 如果他们支持我们营救裘的斗争，我们跟他们就很有关系……汤姆，一分钟——一秒鐘也不能耽誤。你为什么老扯我們的腿？

湯姆 我們工人階級就像一股清澈的河水。什么店員呀，農民呀，藥房老板呀，你們把这些垃圾都倒進去，那干淨的河水会变成个什么呢？泥水，全变了泥——水。

怀特 你不承認我和我那个教区里的許多人有参加斗争、营救裘的权利嗎？

湯姆 我不喜欢你这样歪曲我的意思。

怀特 先生，你不能剥夺我参加这个斗争的光荣——而且这对我是必要的。

湯姆 怀特牧师，我要对你說的話，完全不是对你个人而發的。不过我真不願意讓我們的人跟那些領子望后戴的家伙混在一起——跟那些拥护現行社会制度的人，維護金元上帝的光荣的家伙混在一起。

怀特 我是拥护現行社会制度的。虽然我的領子望后戴，我还是在这兒跟你們在一起，去营救一个工人領袖的性命。我参加了你們的隊伍，欢迎我吧。

希尔达 讓我們握手！（她和牧师握手。）

湯姆 你为什么加入这个委员会？这对你有什么好处？

怀特 因为我要使天國更靠近人間一点兒。

希尔达 阿們！

阿米（对汤姆）你不必問我为什么加入这个委员会，我自己來告訴你吧。裘·希尔是一个詩人，而我是一个美術家。

爱德 馬歇尔先生有什么意見？

馬歇尔 現在这案件已移到州最高法院里去了。我很担憂判決書会对我們不利。要是他們同意初級法院的審判，我們的下一个目标就是赦免委员会。向赦免委员会、州長、威尔遜总统寫信、打电报派代表去請求和抗議可能起决定性的作用。時間很緊迫。州最高法院可能在本星期內就作出決定。

灯光已經在迅速地暗下來。台上的人停着不动。灯光全黑了。在黑暗中馬歇尔很快地离开了舞台。这时灯光已經在舞台的另一区亮了起來，那是州最高法院法官的办公室。三个穿着法官的長袍的人坐着。一个是院長阿克賽尔·庫萊，另外兩個是最高法院法官阿尔弗莱德·皮埃特和弗莱德·費奇。

費奇（看表）我希望斯董能准时到。

庫萊（看表）还差兩分鐘，斯董一向一分鐘也不差，別着急。

費奇 誰着急了？我只說我希望他准时到，——而且最好比被告和他的律師先到。

庫萊 斯董从來不迟到。

檢察長斯董上，手里拿着表。

斯董（把表放進口袋）諸位早安。希尔和馬歇尔馬上要來了。誰有一份訴訟概要？（庫萊把訴訟概要交給他）謝

謝你。（他很專心地看，庫萊好像是要跟費奇談話）噓噓……
……（斯道看着概要，靜默了一時，有人敲門。）

庫萊 進來。（裘、警衛、馬歇爾上，裘帶着手鐐）諸位早安。

裘、馬歇爾和警衛 早安。

庫萊 （對警衛，指着手鐐）把这个去掉吧。（警衛除去手鐐）
到外面去等着。

警衛 是，院長。（下。）

庫萊 希爾先生，馬歇爾先生，你們已經收到我們提前發給你們的判決書了吧。這判決書在幾小時內就要公開宣佈了……把被告和檢察官請到最高法院的辦公室里來，這是不平常的舉動。我們為什麼這一次要這樣做呢？……自從開雜貨舖的漢德生遭到槍殺以來，社會上對這件案子的興趣，增加得真是驚人。我們的時代動盪不安。到處是緊張和騷動。所以我們覺得，為了符合有關各方的最高利益，非正式地先跟你們談談我們為什麼這樣判決，甚至於在這次判決還沒有公開宣佈以前。我們這些話，倒不一定是向你的辯護人說的，因為馬歇爾先生是一個律師，他懂得我們為什麼決定這樣的步驟；而是特別向你說的，因為你對法律是外行，或許不容易了解。

裘 這有什麼不好懂的？你們三個人已經認為初級法院的判決有效。我已經被判处死刑。你難道還希望我對你們的判決表示滿意嗎？

斯董 你大可不必这样气势汹汹。

裘 这是誰？

斯董 (不动声色地) 我是檢察長斯董——一个和此事有关的观察家。

皮埃特 請你明白我們的处境。我們的主要职务是断定对你的審判是否合法，初級法院是否完全遵守了法定手續。

費奇 我們對於各种記錄，都經過最審慎的考慮。从記錄上看，我們必須說，对你的審判是嚴格遵照規則办理的。

裘 記錄！記錄！我的第一个律师就沒有替我辯护过。

庫萊 在一个自由社会里，每一个人都有自由選擇的权利，但也得接受選擇的后果。如果被告選擇了一个坏律师，那是被告的不幸。

裘 說得明白些，你是說，只要記錄上看不出什么毛病，即使沒有人替我好好作过辯护，那也再無法可想了。

斯董 他根本沒有这样說。他說法官也必須受法律的約束，而且决不能損害賦与他們的庄嚴的信任。

裘 我知道他說了些什么，用不着你來帮助我。(对庫萊) 公正不公正你並不关心，你只是利用法律的形式來达到不公正的目的。我的案子处理得很不好，應該重審一次。

皮埃特 那我們怎么能呢？

庫萊 要是我們為感情所動，准許你重審一次，那就要侵犯明明屬於州政府的權利。剝奪州政府的權利，和剝奪被告的權利同樣不公平，因為這兩種權利是建立在同一個基礎上——絕對平等的基礎上的。

裘（嚷着）警衛！警衛！……我一定要鬥爭，能鬥爭到哪兒就鬥爭到哪兒。外面有一大羣人，男的女的都有，人數越來越多，力量越來越強，他們正在為我，也是為他們自己鬥爭着。我在裡面鬥爭，他們在外面鬥爭……警衛！（警衛上，裘伸出雙手）銬上吧。把我從這個臭氣沖天的腐敗的大廈帶走吧，帶我回到監牢里去呼吸點兒新鮮空氣。（警衛用疑問的眼光看了庫萊一眼。）

庫萊 把他帶回去吧。

警衛替裘帶上手銬，帶着他走，後面跟着馬歇爾。他們走着走着，在黑暗中不見了。燈光已經迅速地暗下來，現在台上的人僵住不動，接着台上全黑了。同時燈光照亮了幕初啓時的一羣人。他們開始活動。在黑暗中這一羣人已比原來多了三個人，一個是第一幕第一場出現過的鋸木瓦的工人，另外兩個是委員會的新委員。湯姆是在場的，不過他離這羣人比較遠些，不在這個場面的中心地位。他一直沒有說話。馬歇爾沒有在場，他和裘在一起。

班（讀着報告）……西部礦工聯合會的三個地方工會已來電報，並答應一筆捐款。華盛頓州埃弗瑞特兩個鋸木瓦工人地方工會送來了三十一元一毛二分，還

寫了一封聲援的信。新墨西哥巴士牧場的二十四個畜牧工人送來了二十四元，一人一元，他們自己還嫌少。他們在信里最後說：“不要放鬆這個援救裘·希爾的正義的鬥爭。我們這兒也唱他的歌。”賓夕文尼亞州匹茨堡的捷克斯洛伐克足球隊也送來了信和錢。南太平洋公司火車司機聯誼會寫來的信說：“我們送上四十八元三毛三分。裘·希爾的歌‘凱西·瓊斯’，在我們罷工最困難的時候，幫助我們團結在一起。”明尼蘇達州米尼阿波里斯城一家面粉廠的工人正在組織一個聲援裘·希爾的委員會。康涅狄克州勃利其堡一家銅廠的工人舉行了中午抗議會，要求赦免裘·希爾。當然我們每天在散發着小冊子。我們現在每星期兩次派出隊伍在州長公署前面示威；等到我們的人力增加了，就要增加到每星期三次，四次，五次（他坐下。）

愛德（起立）我來簡單地報告一下國際方面的反應。首先瑞典政府已經為了裘·希爾的事向威爾遜總統提出申訴。意大利五金工人工會打了電報給州長魏德，結尾說：“釋放裘·希爾。”法國帕德卡萊的礦工，英國雪非爾的鍊鋼工人，德國路易港的一羣化學工業工人，都向州長魏德和這一州的其他的官員提出了抗議。（他坐下。）

懷特 看來國際間的安全，真的要依靠工人們的團結和友愛來維護了。

班（对湯姆生）湯姆生，你有什么可以补充的嗎？

湯姆生 我怕我只能替他減掉几句。

班 怎么回事？

湯姆生（非常沉痛地）德國化学工人，英國法國意大利的煤礦、鍊鋼、五金工人，都來了信，而且都是正式的公文。但是在这兒，从我們本國——裘是我們自己的人啦——我們得到了什么？

爱德 你得到了什么，湯米？

湯姆生 我寫了上百的信，上百的信。寫給全國的、州的、以及各市的劳工委员会。回我信的只有芝加哥联合工会的費芝拍特里克，和米尔瓦基的爱利希，其他就沒有了。我們到底是怎么回事？

班 不要灰心，湯米。我們正在前進。

湯姆生（很激动）我們並沒有在前進。有这个美國劳工联合会我們是不会前進的。在緊要的时候，他們就睡着了。千千万万跟我一样的查理·湯姆生們，那些該行勁起來的基層人員，都在那兒睡覺。睡覺。为什么我們就看不到如果裘不能恢复自由，全体工人就不会有自由。我們太不中用了！整个美國劳工联合会是不中用的。

爱德（把手臂放在湯姆生肩上。用溫柔的口气对湯姆生）我不能讓你攻击美國劳工联合会，有你这样一个活生生的好榜样，我們就不能攻击它。要是有一个查理·湯姆生，那就会有上千上万个像他这样的人。我們先把报

告做完吧，然后再回來研究美國勞工联合会的問題。

湯姆生 好吧。

班 希尔达！該你报告了。

希尔达 （起立。她把錢扔在桌上，神情驕傲，而能自制）这是六十二元九毛二。

阿米 希尔达！

希尔达 下一个星期还能有这么多，說不定更多些。

阿米 你怎么弄來的？

希尔达 咱們这一帶許多人滿身是蘋果餅味兒了。

阿米 希尔达，你烤了几个蘋果餅？

希尔达 四个。

阿米 可是这么多錢。四个蘋果餅？

希尔达 做蘋果餅已經成为羣众运动了。五个不同的教堂的妇女組織都在做蘋果餅。四个白人的教堂，一个黑人的教堂，兩百四十六个妇女……我們規定每人每星期做四个，每个餅只許賺五分錢。我們把價錢定得这样低，为的是好保持一直能有銷路。还有，我們不單是賣餅；我們也向人解釋这个案件。我們認為每个買餅的人，都可能成为我們战斗中的新生力量。照目前的進展情况看，吃蘋果餅不难代替棒球，成为全國風行的消遣。

爱德 但願世界上像希尔达这样的人快快增加起來……
怀特牧师，你报告。

怀特 （起立）亨利·湯姆斯牧师从波士頓來信說他正在波

士頓組織一個委員會。在俄亥俄，人們舉行了特別祈禱，請求上帝把智慧和憐憫賜給赦免委員會，好讓它釋放裘·希爾。許多猶太教的司祭，天主教的神甫，基督教的牧師都正在草擬一個聲明，準備寄給威爾遜總統，魏德州長，和赦免委員會各委員。

燈光暗下來。台上的人僵着不動。全黑後，燈光立即又照明了最高法院所在的地方。

燈剛亮時，最高法院的三個法官，同上一場那樣，坐在那兒不動。然後他們站了起來，脫去了法官衣服，放在一旁，又坐了下來。威廉·魏德上。他拿着一大堆信和電報，他把它們放在桌上。

魏德 各位早安。我希望我沒有讓你們久等。

皮埃特 沒有，州長，你來得很準時。

斯董 （手里拿着魏德的文件）我猜這些都是電報、信、申訴書一類東西吧？

魏德 是的。

斯董 （從自己口袋里拿出一大堆信和電報等，與魏德的放在一起）請你允許我。（他把信和電報等扔進了字紙簍。魏德氣憤起來，想要抗議。斯董圓滑地說）我不過是把它們放在應該放的地方罷了。（他們相互注視，魏德的憤怒消散了，他不聲不響。斯董又圓滑地說）如果我們準備好了，就把他叫進來吧。（他坐在最高法院的三個法官的旁邊。）

魏德 行。（他坐在最高法院三個法官的另一邊。安詳地叫喚）警衛。（警衛上）你把他帶進來吧。（裘由警衛引了進來，

馬歇爾一同上。對警衛，指着手鐐）你把它去掉吧。（警衛照辦）在外面等着吧。（警衛下。對裘）希爾先生，如果你有什麼要說的，請你就對赦免委員會說吧。

（裘不出聲用手摸着下頷，似乎在想什麼）你並非一定要有所陳述。審判的時候，你不願提出證據替自己辯護。法律規定不能因為一個人拒絕到証人席作証，就下結論說他有罪。這兒也一樣，如果你決定不發言，對你並不發生有利或有害的影響。

裘 誰是赦免委員會的主席？

魏德 我。

裘 你們五個人是派定的還是選出來的？

魏德 我們是派定的。

裘 誰派的？

魏德 我。

裘 你根據什麼權利派的？

魏德 根據州長應有的權力。

裘 於是你根據這種權力，就派定了曾經判定我有罪的三個最高法院法官。

皮埃特 在最高法院，我們是作為法官，在規定得很明確的法律範圍之內辦事。今天，我們已經卸去了過去的職務。我們目前是以職務完全不同的官員身份，來辦這件事。

裘 （對皮埃特）啊。對了——你們是已經卸去了法官的服裝，但是你們的想法和你們的感情也變了嗎？而

現在是讓你們三個人來判斷你們自己的判決是否正確。（對魏德）為什麼你不派與這案件無關的人？我看到三個最高法院法官，我看到州長，我也看到州檢察長——而這些人都不像是大公無私的！

斯董 年輕人，你必須面對現實。這是一個赦免委員會，不論你是否喜歡它目前的成員，你和你的律師只有在這個赦免委員會前申訴。

馬歇爾 裘，我們沒辦法選擇。（對委員會）我們進行吧。斯董 請吧。

馬歇爾 委員們，國內一種很廣泛的意見是：裘·希爾所以被關進監牢，不是由於人家告發他的那種罪名，而是由於他是世界產業工人會會員，一個過激分子，一個有一套建立新的社會制度的想法的人。

斯董 如果說申請人遭到逮捕和審判只因為他是一個世界產業工人會的會員，那是完全不正確的。在檔案里沒有任何字句可以證明這種說法。很清楚——

馬歇爾 在檔案里自然是找不到的。不過把案情前後連貫起來看，背後的文——

斯董 問題簡單明了。申請人已被證明犯殺人罪。如果他是冤枉的，他可以提出證據來，他可以提——

馬歇爾 我可以告訴你們，裘·希爾是富人和窮人之間的戰爭的犧牲者。我可以告訴你們，裘·希爾的案子，是目前資本家和工人進行激烈戰爭的另一表現——

皮埃特 不對。不對。不對。在法律面前，富人和窮人，

本國人和外國人，猶太人和非猶太人，白人和黑人，資本家和工人，是沒有分別可言的。

馬歇爾 委員們，你們必須謹慎小心地，加倍謹慎小心地來判決這個人。無論如何，你們不能允許自己這樣想：人正是這個人，不過理由錯了，……請你們問問自己，你們除開考慮是否公正以外，就沒有其他考慮嗎？你們能說你們一直在防備着，深切地關心着，唯恐把政府的權力使用得不公平，以至於損害了生命和自由嗎？對於這些迫切的問題，你們必須作出真實的答复。因為把一個無罪的人送去槍斃，即使他是一個過激分子，還是等於犯了殺人罪——法律殺人罪。

魏德 法律殺人罪？

馬歇爾 是的，法律殺人罪。讓我对你們這樣說吧：法律規定某種罪名處以某種刑罰。刑罰過了份，就是判刑的人的錯誤。譬如說，一個人所犯的罪，應該判兩年徒刑，而執掌法律的人却判了五年；那末他們就犯了罪，因為他們剝奪了那個人三年的生命……可是還有一些執掌法律的人，他們認為一個人犯了罪，拿他判處死刑。但是事實上呢，他們本來應該知道這個人是冤枉的，應該把他送到充滿着陽光的自由天他去。像這樣執掌法律的人，該當何罪！這是法律殺人罪，而那些把這樣一個無罪的人判處死刑的人也就是法律殺人罪犯。

斯董 我实在不能讓你再往下說了！誰也不能担保法律是万無一失的。我們規定妥善的手續，采取預防錯誤的方法，但是我們不能担保……讓我舉一個極端的例子。假使一個人經判決犯了殺人罪，甚至還可以說得更可怕一些，他已被處死了。而如果從最後結果來看，十年以後，我們發現他是冤枉的。那怎麼辦呢？（停了一會，冷笑）很簡單，什麼辦法也沒有！這些不過是在任何複雜的社會里，行政機構上發生的正常的意外罷了。生活在文明的社會里這件事，本身就決定一個人必須接受這種稀有的可能性——因執行不良而成為不幸的犧牲者的可能性。但是法律上——一個像這樣的個別的錯誤，並不證明盎格魯·薩克遜人，對法律的觀念和法律的執行有什麼損害……目前的问题是再簡單明了沒有了。被告被控的是殺人罪，申請人是否能夠提出他是冤枉的證據來？提出能起作用的，有力的，具體的證據來？現在請你直截了當地回答我。你有證據嗎？

馬歇爾 沒有。我沒有那樣的證據。

斯董 那麼，現在我們就知道該怎麼辦了。你拿不出證據來。希爾先生，現在我們倒願意听听你的意見。

裘 我不認識那個開雜貨舖的漢德生。我從來沒有見過他。我從來沒有到過他的舖子里。關於那晚上舖子里開槍的事情，我一點兒也不知道。這是實話……其他我還能說什麼呢？我從沒有傷害過任何人。我一

向是做工來养活我自己的。我吃飯一向是付錢的。我有了飯，就跟沒有飯的人分了吃……啊。对了，我还有一句話要說，你們有權力殺死我，但你們这种行为是可恥的。

斯董 你的律師，已經很詳盡地把你的案子和當前的社會問題聯繫起來談過了。不過我們還沒有聽到你的意見。

裘 我的律師說，如果我為了這樣一個卑鄙的罪名而被判處死刑，工人運動會遭到極大的損失。他這種說法是錯誤的。是的，也許工人運動一時會受到挫折，但那決不會長久的。工人運動仍會向前發展，變得比過去更為蓬蓬勃勃。

斯董 你憑什麼能說得這樣有把握？

裘 因為一個工人要活着，就必須工作。而在工作當中，他就必須組織起來。你們永遠也沒有辦法解散或者毀滅工會，就像一個工人永遠也不能不為工資而工作一樣。他是沒有其他出路的。這跟呼吸和吸氣一樣。他做了這一項就得做那一項。必然是如此的，每個工人都知道這條規律——這是一條深入他們的肺腑，滲透他們的骨髓的規律。

斯董 這一套詞兒你是從哪兒學來的呢？

裘 我還可以告訴你另外一些事情。沒有人能有足夠的力量來摧毀美國工人的成長，萬一出了這樣一個人，那末美國的自由也就完了。

斯董 (对魏德) 这样談下去，永远完不了。

魏德 你說得对。(叫喊) 警衛! (警衛上) 把犯人帶下去。(警衛替裘帶上手銬。魏德对裘和馬歇爾) 你們兩個人在外面一間房里等着。

裘，馬歇爾，和警衛默默地走入黑暗中，当下面的一場戲進行的时候，他們一直在那兒僵立不动。皮埃特立了起來，走到另一边，背向着其他的人。

皮埃特 他是冤枉的。一个像他这样思想和說話的人，不可能为了个人的利益而去謀害人命。我可以想像得到，如果他錯誤地認為这样作会对他的工会有利的話，他可以殺害十条性命。但是他永远不会为了金錢殺害一条人命。他是冤枉的。他必須活下去。

斯董 那么你坐在最高法院的法官席上的时候，你为什么不要投票推翻初級法院的判決呢？

皮埃特 在最高法院里，我的职务是受到限制的。我只能过問審判是否合法这样一个狹小的問題。那时候我个人的意見是：他並沒有得到公平的審判。合法的審判和公平的審判並不一定是一回事。

斯董 你这話使我很吃驚！你居然当真相信你所說的那些話。(轉向魏德，这时候魏德已經站了起來，坐在戲台的另一地方，背向着其他的人) 你呢？你的意見如何？

魏德 工会一天比一天强大了。这許多的信和电报……有芝加哥來的，有紐約來的，有克里夫蘭來的。从弗瑞斯諾和丹弗派來了代表团。英國职工代表大

会，荷蘭总工会，意大利米蘭的总工会，瑞典中央劳工党，还有孟買的一个印度人，都拍來了电报。

斯董 按照你說話照例轉弯抹角的習慣，你是想說你贊成赦免，是嗎？

魏德 是嗎？

斯董 （轉向庫萊，这时候庫萊也背向其他的人坐着）你呢？

庫萊 没有什么新的發現。有些是猜度之詞，有些是胡扯。很清楚，这个人是有罪的。

斯董 （轉向費奇）你呢？

費奇 （他也背向其他的人坐着）有罪，不能赦免。

庫萊轉向費奇，站了起來，在他旁边坐下來。魏德从眼角里看着庫萊的行動。他一声不响站了起來，在皮埃特身旁坐下來。他們就这样四个人大家背向背坐着，斯董在他們之間。

斯董 （向这两个人看看，又向那两个人看看，然后敲着鉛筆，像是劝說似的）各位先生，別忘了我們是上等人。我想毫無疑問我們是可以得到一个每个人都感到滿意的解決方法的。不过——（拿出了他的表）——現在是十二点正。我們先休会去吃飯吧。下午一点我們准時重新开会。到那时候，我希望我能想出一个能够得到你們的同意的方法。（斯董手里捏着表，進入下一个場面。灯光照亮了那塊表演区。这是麥克瑞的办公室。当赦免委员会其他四个委員迅速离开时，上一場的灯光逐漸暗下來。在上面一句話与下面一句話之間是没有停頓的。斯董很平靜，但很有力地对麥克瑞說着話）你在浪費我的時間。在一小时以內，我必須

作出重要的決定。你必須馬上把情報交給我。

麥克瑞 你好大胆量，居然找到我這兒來了。裘·希爾的事，我怎麼知道？

斯董 你不是麥克瑞偵探公司的老板嗎？你的重要顧客中有一個是西部銅礦公司的老板，約翰·穆狄，而西部銅礦公司——

麥克瑞 我的買賣是秘密的。誰是我的主顧，我的主顧要我偵查什麼，完全是我的事情——

斯董 你學乖些吧。現在你與人方便，下一任州長，可以百倍報答你。

麥克瑞 你！

斯董 還有誰？每個人都會從這次審判得到好處。米琪爾法官要升為最高法院法官。約翰·穆狄可以打垮產業工會，他的礦里就能得到廉價勞動力。裘·希爾可以當一個工人烈士，叫人家紀念他個一年半載。可是我呢，下一任州長就該我當了。

一個長時間的靜默。

麥克瑞 你要知道什麼？

斯董 兩點。第一，裘·希爾說那晚上他跟一個結過婚的女人在一起，用槍打他的是那個女人的丈夫。確實是這樣嗎？第二，如果用槍打裘·希爾的確實是那個動了怒的丈夫，那末打死開雜貨舖的漢德生又是誰呢？

麥克瑞 （暴跳）你沒有權利來問我這些事！

斯董（冷冰冰地，非常鎮靜）那末你以为我要問你什么呢？
难道是：你身体好嗎？市府公園里新种的花你喜欢嗎？回答我第一个問題吧。

麥克瑞 是的，有这样一对夫妇。

斯董 他們在那兒？在本市嗎？

麥克瑞 他們已經离开这个州了。

斯董 被告没办法找到他們？

麥克瑞 千万赶快把这案子結束掉。那个丈夫，我們要他在外面住多久，他就会住多久。不过那个女的，我們可不能担保。如果她逃出了我們的手掌，回到——！

斯董 当然，除非她遭到了意外的事故。

麥克瑞 那些制造意外事件的人又怎么办呢？對他們又得作一番安排。

斯董 你打算看管她一辈子嗎？你没有其他的办法。你的行动方向是很清楚的……現在你回答我第二个問題吧。誰害死了开雜貨舖的漢德生？

麥克瑞 一个暴徒。要是他又犯案，被捉了起來，同时裘·希尔还活着，他可能連过去犯过的案子，一古腦兒供了出來。

斯董 当然除非他突然死於非命，暴徒們往往会遇到这种命运的。

麥克瑞 不行。不行。这种事已經太多了。

斯董 你好讓这个真正的兇手露臉嗎？

麥克瑞 你們这个赦免委员会为什么开得这样久？你们还老拖什么？

斯董 （深思地）一切都表明非把这件案子赶快结束不可。（看表）謝謝你。（走开。）

麥克瑞 怎么样，你决定怎么办？

斯董 你不知道使我为难的问题是什么——你为什么这样关心解决的办法呢？（手里拿着表，走入下一場面。灯光照亮了舞台的另一部分，那是約翰·穆狄的办公室。前場和這場並無間歇。穆狄已在場。斯董走近他）謝謝你在这兒接見我。很抱歉，來不及早些通知你……總經理，我感到非常为难，時間很緊迫，而我非找到一个解决办法不可。

穆狄 你找我干什么？

斯董 由於赦免委员会里有人掣肘。

穆狄 你的困难在什么地方？

斯董 我們要处理一件意义重大的案件。委员会竟意見不一。由於这种內部意見的不統一；我的意見就有决定性的作用——决定他的生死。他的名字，当然就是裘·希尔。我想你对这个案件是相当熟悉的。

穆狄 我从报上看到的。

斯董 他說他是冤枉的。可是，你知道，他不肯到証人席上去作証，說明出事那晚上他在什么地方。虽然如此，委员会里还是有几个人想要赦免他。

穆狄 他們要赦免他？

斯董 是的。一个是为了所謂公众的压力。我們收到从美國各地來的，甚至於还有从欧洲來的許多信和电报，还有各地派來的代表团。

穆狄 是这样嗎？

斯董 是的。於是这位委員就觉得这样的压力难以忍受。另一个委員要赦免他，完全是感情冲动。

穆狄 另外的兩個呢？

斯董 另外兩個認為他是有罪的。

穆狄 所以最后的决定权在你手里。

斯董 正是这样。

穆狄 你的一票是决定性的。那末你認為該怎样就怎样投好了，那有什么可为难的呢？

斯董 我不願意看到三对二的票数。要末一致同意把他釋放，要末一致同意維持原來的判決。

穆狄 你为什么一定要在委員會中求得一致的意見呢？

斯董 我不能容忍分裂的意見。因为有些要坚决奋斗到底的人，往往等到一个案件結束很久以后，还会翻出投少数票人的报告，利用它不断地來掀起一陣一陣怀疑和騷乱。目前我國在欧战影响下的政治情况，是不能容許他們掀起任何怀疑和騷乱的……不行！这案件里許多地方可能引起爆炸。我必須找到一条理論路綫，这条路綫必須有充份的說服力，必須是無可反駁的，無法抗拒的，使得我們五个人都感到沒有其他的路可走，非走这条路不可。

穆狄 你怎样才可能达成意見一致的决定呢？

斯董 謠傳他不願意牽涉到跟他一起睡覺的那个有夫之妇。也許他說的是真話，也許他是一個走錯了路的浪漫主义者。因此我建議提出这样一个条件。他必須告訴我們——我們也尊重他的意思替他守秘密——出事的那天晚上，他在什么地方。要是他說實話，我們就赦免他。

穆狄 要是假話呢？

斯董 那末他就必須被处死。

穆狄 要是他不說話呢？

斯董 不說話就是有罪。他也必須被处死。

穆狄 (帶着欽佩) 那末，这就是你用以求得一致意見的法宝和公式。要是他說的是真話，那末認為他是兇手的那兩位就不能再說他是兇手了。

斯董 要是他說的是謊話，那末要想赦免他的兩位，就不能再坚持要赦免他了。

穆狄 这是一个政治家的解决办法。跟一位能从大处着眼來了解問題的人談話，是多么愉快的一件事！

(他微笑着，对斯董大加恭維) 你是一个絕頂能干的人！

斯董 謝謝你！(看表)現在我必須走了。

穆狄 等这件事情办完了，我們叙一叙……或者到俱樂部吃午飯吧。

斯董 好極了。謝謝你。(斯董下。他手里仍舊拿着表。当他回到原來的場面时，灯光把整个場面照亮了。同时，赦免委员会的典

他四个委员，以及裘，警衛，馬歇爾也上了場。斯董在上一場說的話，和下面所說的，是一氣呵成的，中間並無停頓。他在手指間夾着表鍊，把表鍊搖晃着，對裘說） 是的，我們準備赦免你！

裘 啊！

斯董 ……立刻赦免你。不過，有一個很簡單的条件。如果你做得到，你可以當場恢復自由。

裘 什麼条件？

斯董 我們聽說你曾經說，你那天是跟一個有夫之婦在一起，她的丈夫突然回來對你打了一槍。真是這樣嗎？

裘 是這樣的。

斯董 那末這就是我們的条件。告訴我們出事的那一晚你跟誰在一起。把那男人和女人的名字說出來，還有他們的住址。我們可以派人去調查。如果你說的是實話，我們就會立刻釋放你。

裘立着不出聲。

皮埃特 希爾先生，說呀。告訴我們那天晚上你在什麼地方。

裘不出聲。

斯董 如果你是冤枉的，這就是你洗刷的機會。在公開審判的時候，你不肯提到她的名字，那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這兒你有什么理由怕說呢？（裘不出聲）如果你需要時間考慮考慮，一小時，甚至於一天，

我們是願意給你的。

魏德 裘·希尔，裘，你为什么不说話？獲得全面赦免的權利已捏在你自己手里了。你为什么不出声？

斯董 他不肯說。那我們知道該怎样來对这个案子下結論了。

裘 那男人和女人的名字是亨利和瑪沙·魏勃，住中街二百四十五号，四樓后面。不过你們如果派人去，你們不会找到他們的。

斯董 不会找到？

裘 他們已經失蹤了。我們已問过四周鄰居，一个开肉舖的，一个开雜貨舖的，还有一个做鞋的。他們說半夜來了一輛搬运車全搬走了。我們曾經想办法找这輛搬运車，結果影子也沒有。我們動員我們的工会會員去找，也全無結果。

斯董 那就是說，你那天跟一个有夫之妇在一起，可是她現在已經不住在你說的那个地方了。而那个据你說开槍打过你的丈夫，也找不到了。而你現在却要我們相信你这些話，对嗎？

裘 你們願意相信什么，就相信什么吧。但是事实是有人存心要陷害我！陷害我的人，做得非常周密，所以我們連这一男一女的影子也找不到。

斯董 你使用这种笨拙的手段，对你只有不利。

裘 我爱她，她也爱我。要是她的行动是自由的，她一定会來替我辯护。她沒有來，那就說明她也一定遭到

某种意外了。

斯董 (轉向赦免委員會的其他委員) 各位，我們已經把問題向他提出來了。但他沒有給我們真實的回答。他甚至於用了非常幼稚可笑的答辯。我們必須維持我們原來的決定。(對皮埃特) 你看我們有其他的辦法嗎？(皮埃特不出聲，搖頭。斯董對魏德) 你看我們有其他的辦法嗎？

魏德 (在很為難的一陣靜默之後，對裘說，聲音顯得很不安) 在平常的情況之下，我們都會退席舉行一個秘密會議。不過現在並不需要這樣的會議。原判的罪名必須成立。現定於十月二十八日，星期四，把你槍決，離今天還有六天。

裘 我是冤枉的。如果我活着，我可以證明我無罪。我需要時間。我請求過赦免。但你們拒絕了我的請求。我現在請求減刑。我是無罪的。

斯董 州長說六天后把你槍決。那是我們最後的一句話。

裘 這也許是你們的最後一句話。我還有幾句話要說呢！赦免委員會委員們，我請求赦免，你們拒絕了。我請求減刑，你們也拒絕考慮。我現在要求重新審判。

一陣驚慌。

皮埃特 本委員會無權答應你重新審判。我們是一個赦免委員會——赦免委員會。我們可以赦免你或是不

赦免你，但是我們不能答应你重新審判。這是法律。

裘 那末把法律修改一下吧。法律是由你們這些人制定的。修改一下吧。我不承認這些壓迫者的所作的規定。法律既然是你們制定的，你們就修改一下吧。

斯董 立法機構才能修改法律，我們不能。我們作為這個特定機構的官員，不能玩忽法律。否則就會是無政府主義的行為。

裘 瞧瞧你們這些反對無政府主義的人吧！你們用法律當掩護，做盡了一切壞事，來污辱法律的尊嚴……你們說那是立法機構的問題，好吧，那末你們為什麼不讓立法機構修改法律來適應這個緊急需要！

魏德 立法機構現在沒有舉行會議。

裘 那末准許我緩刑，等到他們開會之後再說。

斯董 這才是他的真正的目的。拖延時間。他怕死。

裘 你這話只暴露了你的心地是多麼渺小，多麼可耻！

斯董 我們叫這個聰明的瘋子耍得團團轉。够了。够了。魏德州長，我要求你宣告赦免委員會休會。

庫萊 休會吧。

費奇 休會。休會。

魏德 我以赦免委員會主席的身份，正式宣告赦免委員會休會。

斯董 （嚷着）警衛。（警衛上）給他帶上手銬。（警衛給裘帶上手銬時，斯董對裘說）六天后把你槍決。

裘 我並沒有抱過更大的希望……可是你們也別太得意。這場官司不是沒有意義的——我的死也不會是沒有意義的。這個案件不會因為我死了就算完結。你們可以消滅我，可是你們不能消滅人們對於這次審判會提出來的許多疑問。發抖吧，我的高貴的紳士們，這強大的國家的人民，有一天會找到這些疑問的答案，而且會有膽量根據這些答案行動起來的。

手鐐已帶上。裘，馬歇爾，警衛下。由於震驚，大家靜默了一時。

斯董 啊，一切总算完了——他也算完了。

皮埃特 你真的這樣想嗎？

斯董 總會有一點小吵小鬧——不過那可難不倒我們，也難不倒州政府。而且再過不了多少日子，人們就會把它忘掉的。只有六天了。

魏德 對你們來說，事情也許可以說是過去了。對我可不能這樣說。他現在一定會向州長請求赦免。整個決定的責任全落在我一個人的肩上。

斯董 你只要跟着委員會的一致意見跑就是了——而且請允許我提醒你，你也是委員會的一員啦。

魏德 可是你告訴我，告訴我，我怎麼能夠把他槍決，我實在不相信他是有罪的。

斯董 你會跟着一致的意見跑的。

魏德 （忽然醒悟，抓着斯董的袖子）你也相信他是冤枉的！

斯董 （摔掉魏德）瞧瞧他！簡直像地球上頭一個清晨那
么純潔！

皮埃特 （憤慨）赦免委員會跟着最高法院的判決跑，而
州長呢，會跟着赦免委員會的決定跑。好一條可愛的，
舒服的跑道！從初級法院一直通到槍決裘·希爾的刑場。

斯董 他一被槍決，事情也就過去了……時間不早了，
家里盼望我早點兒回去吃飯。有誰跟我同路的？我們
可以同雇一輛車。

有人打門。

皮埃特 進來。

一個送信員上。

魏德 （大發雷霆）你難道不知道，赦免委員會開會的時
候，你無論如何也不應該進來打擾嗎？

送信員 大人，封面上寫着“急件”，而且是美國總統打
來的。

魏德 （瘋狂似地把封套拆開，讀着）啊，天呀！
電報落到地上。

斯董 （對送信員）你走吧。

送信員下。斯董拾起電報靜靜地讀着。他放下了電報，眼
光看着遠處，沉思了一會兒。然後他從口袋裡取出紙和筆，開
始很快地寫。

皮埃特 難道你不預備讀給我們聽一聽嗎？

斯董 （寫着）你們自己看吧。

皮埃特（讀給庫萊和費奇听）

“華盛頓白宮

“親愛的魏德州長：

“你可以讓我向你提一個建議嗎？

“是否可以把裘·希尔执行死刑的日期延迟一下，以便重新徹底審查这个案件？目前各方面的心情很憤慨，認為如果把他的死刑付之执行，那將是一种不可弥补的不公正的罪行。

“我的劝告如此恳切，因为这案件已引起國際間的重視。我提出这样的建議，因为我确信你一定很希望避免这一案件引起任何批評的。

“屋德罗·威尔遜謹啓。”

庫萊 这个新澤西的狡猾的灰狐狸！多么巧妙的手法！

魏德 他干什么也要來干涉？

庫萊（帶着嘲弄的歎佩）他送來了一封客客气气的，胡說八道的信，就可以表示他的人道主义甚至关怀到一个可能由於法律的錯誤而牺牲的工人。这个新澤西狐狸，把自己洗刷得真干淨。这样一來，从文件上看，他的名声多好。

魏德 他的好名声是牺牲我的名譽換來的。

庫萊 对呀，他对付你的手段，真是狡猾極了。

魏德 就彷彿他真关心着裘·希尔的性命似的。

斯董（仍寫着）請你們再安靜一会儿。（靜默。斯董寫完了，他对魏德）赦免委员会下一次的會議什么时候举

行？

魏德 十一月五日。

斯董 裘·希尔还可以多活几个星期……（他坚决地站了起来）这就是你给那位大学教授的回答。（他踱着）

“华盛顿。总统阁下：

“裘·希尔被证明犯了最令人难以容忍的杀人罪。法庭的记录证明对他的审判是合法的。还有，赦免委员会找不出可以宽容他的理由。

“根据我们这一州的法律，有罪无罪，是根据司法程序，并且是在公开审判中提出经宣誓属实的证据来决定的。至于赦免或减刑，那是由送到赦免委员会里的具体材料来决定的。

“直到目前为止，裘·希尔并未能向本委员会表明，如果给他重新审问的机会，他是可以提出新材料的。虽然如此，我仍假定他可以提出新的材料，准许缓刑一个时期，直到赦免委员会举行下一次会议时为止。另段。

“不过到那时候，申请人必须拿出绝对的证据，证明他是冤枉的。倘使他拿不出，他将回押到法院里，另定执行死刑的日期。”

（向州长）下面就是你的签名。（他把信交给魏德。）

魏德 （拒绝接受）我不打这个电报。你们想想，了我的地位多为难。

斯董 十四天以后是裘·希尔最后一次在我们面前出现。

如果他拿出切实的証据來，我們就照原來商定的原則把他赦免；不然的話，五天以后法院重新判刑，在十一月十九日槍決。

皮埃特 我們似乎太性急了些。

斯董 是嗎？

皮埃特 不，不是我們，性急的似乎是你。你听我說，另外的办法是有的！讓魏德州長准許他緩刑吧。那末槍決的日期自然就取消了。只要他不在委員會面前出現，他就是一個判處死刑的人，不過沒有執行的日期罷了。在這期間，要是他有了能証明他是冤枉的証据，他仍有拿出來的機會。

斯董 你想我們能够讓這案子拖延下去嗎？罷工的浪潮已經蔓延到全國。在歐洲戰爭已進行着，迟早我們也會積極參加這個戰爭的。要是在後方我們受到罷工和政治上騷動的禍害，我們能够把我們的整個力量放到戰爭上去嗎？罷工必須制止，政治上的騷動必須平靜下來。要是讓這個案件拖延下去，我們就永遠也作不到這些。這個棘手的問題可以煽起其他許多問題。如果說我性急，那是因為我們再禁不起耽擱了。我們必須一下子把這件案子徹底結束。（怒氣沖沖地轉向庫萊）至於威爾遜，你羨慕這個老狐狸，因為他這樣從文字記載上博得了好名聲，是不是？難道你從來沒有想到過他應該少關心點他個人的名聲，多關心點國家的需要嗎？他該想一想歐洲的戰爭，他該想

——想罢工如何削減了我國的工業生產——不是他个人的声名。如果他想到了这些，他就不会动摇，不会替我們增添格外的麻煩。（把信稿給魏德）拿去。

魏德（退縮）不，那我就沒有办法为我自己的行为辯护。我能够說什么呢？

斯董 总统的信是对我們这一州的名譽的一种侮辱——你可以这样說。他向全世界暗示我們这一州的官員竟会把一个無罪的人处以死刑，引起全世界的人对我們的不滿——你可以这样說，（用力地把信稿遞了过去）拿着！

魏德（接过来。在長时候的靜默后，喊道）送信員！（送信員上）把这篇稿子交給我的秘書。这是打給威尔遜总统的电报，必須立刻打出去。

送信員 是，州長。

送信員下。赦免委员会的五个委員坐了下來。他們的地位与这一場开始时完全相同，由於剛才的緊張局面，他們都感到疲倦。

斯董 他总算已經得到了緩刑。（灯光开始暗下去）他还有一些时候可活……十四天……十四天……

灯光变成非常暗的藍灰綠色。赦免委员会的五个委員坐着不动。約二十秒鐘后，灯光又开始亮起来，回复了原来的顏色。馬歇尔上。

馬歇尔 赦免委员会各位委員，我來到委员会举行的第二次會議上，为的是替裘·希尔申辯。

魏德 裘·希尔在哪兒？

馬歇爾 他不肯來。

魏德 他為什麼不肯來？

馬歇爾 等一會兒，我就會告訴你們為什麼。不過，讓我先告訴你們：幾百年以來倫敦的洗衣女工，一直聚集在泰晤士河岸边，替倫敦人洗髒衣服。可是在一七三二年五月里有一天，她們不單是洗了髒衣服，她們還談論起來了。“為了叫我們的工錢能夠养活我們自己，而且能讓我們的孩子有面包吃，我們鬥爭！”這些話傳佈到了泰晤士河的上游和下游。“大家來呀！來幫助我們呀！快來參加呀！”這些話沿着河岸傳得更遠了。“不要再替倫敦人洗髒衣服，除非他們付給你們的工資，够养活你們，讓你們有面包可吃。”這些洗衣女工遭到了逮捕，並且被加上了陰謀叛逆的罪名。許多女工被科了罰金，許多女工坐了監牢。倫敦有髒衣服要洗的人，以為陰謀被摧毀了，以為倫敦不可能再發生洗衣服的問題了。可是使他們吃驚的是：就在下一年，以及再下一年……泰晤士河的洗衣女工又樹起了叛逆的旗幟。

他們管這叫叛逆。但是我們知道這不過是為爭取人類自由的偉大鬥爭中的許多插曲之一罷了。這個鬥爭從第一個人用殘暴高壓的手段來奴役他的同胞的時候就開始了。如果一個父親的兒女被迫去做苦工，為的是好讓另一個父親的兒女过着安逸

奢侈的生活，这种现象存在一天，这个斗争就一天不会停止。

我是替裘·希尔辩护的。不论在什么地方，向前看的人，为穷人为弱者服务的人，都曾经受到迫害。他们牺牲在监牢里，在断头台上，在火焰中。他们都遭到了杀害，而他也会遭到杀害的。但是难道你们真以为把子弹打进他的心窝里，就可以摧毁工人阶级的情感和抱负吗？你们不妨抚心自问：你们要毁灭他，真是因为他有罪，而不是因为他代表了一个阶级吗？命令从你们嘴里说出来了，他不过是一个人，他自然会死。不过你们别这样盲目，别胡涂到以为你们这样掘下一个新的坟墓，就可以把整个劳工运动埋葬掉。劳工运动的旗帜跟着裘·希尔倒到坟墓里去了，可是在那地方，会有千万百万的人来把它重新高高举起……

我们可以看一看：如果你们把他杀害了，有谁会拍手称快；反过来，如果你们救了他，谁又会歌颂你们。如果你们让他被杀，那末大工厂的老板们会向你们鼓掌，我们的铁路公司的经理们会向你们鼓掌，大城市里的银行董事会向你们鼓掌——从所有这些入那里，你们将要得到祝福和大量的掌声……但是如果你们释放了他呢，就会有另一群人来歌颂你们。在广阔的草原上用双手工作着的人，在广阔的海洋上駕駛着船只的人，在地下深处的矿井里，在

我們工厂里，千千万万的男女工人和兒童——这些劳动的人，受苦的人，操劳过度的妇女和兒童——这些男男女女，这些兒童，將要向你們伸出他們的手，表示他們的感謝，感謝你們的明智的判決……

裘·希尔在你們的監獄中度过的二十二个月，是無法补偿的。他在監獄里的日子，就是他为人类服务所得的特殊报酬。一个人如果愚蠢到这步田地，不惜拋棄一切，把自己的力量獻給窮苦的人，受压迫的人，被輕視的人，那些不占有工具、报館、法院，不掌握社会机构和組織的人——那末他今天得到的报酬就是这些。而且自从第一个愚蠢的人，为了人类的幸福和提高而开始鼓动以來，这种人所得的报酬，一向就是这些！

我是替裘·希尔辯护的。我知道在这次斗争中工人是对的。我知道整个世界，整个时代是屬於工人們的。

我是在替裘·希尔辯护。我替窮人，弱小的人，劳苦的人，以及在黑暗中絕望中一直担当着人类的劳动的多少世代的人——我替所有这些人說話。今天他們的眼睛望着你們五个人。

魏德 裘·希尔在什么地方？

馬歇尔 他不肯來。

魏德 不肯？

馬歇尔 他說他知道这个會議会有什么結果，因此他不

願意來受你們的折磨。

斯董 那末證據呢？你有什么新的證據嗎？切切实实的具体的證據？

馬歇爾 我沒有。

斯董 你有什么新的事实嗎？

馬歇爾 沒有新的事实。

从这兒起到下面另行註明处为止，馬歇爾和斯董對着彼此講話，但誰也沒有听對方的話。兩人都沿着自己的思想綫路進行，在他們的每一段話之間，並無停頓。

斯董 ——可能是在審判后發現的新證據。

馬歇爾 ——現在什么办法都沒有了，因为你，魏德州長，沒有胆量答应赦免他。

斯董 ——也可能是老證據，不管是为了什么理由，審判的時候他沒有提出來的。

馬歇爾 ——在一九一五年十一月十九日，星期五那个寒冷的灰色的早晨，僱來的劊子手將要把子彈打進裘的心臟。那时候你可能会想逃避道义上的責任，你会認為你又不是親自拿起槍來打死他的，打死他的是僱來的劊子手。

斯董 ——也可能是由於證據法的限制無法引用的證據。

馬歇爾 ——可是你沒有办法安慰自己的。你是不能逃避責任的。你会覺得就像你親手扳开了槍机一样，因为借刀殺人和自己殺人是一样的。

斯董 ——但必須是証据，証据，不能是憑空喊冤枉。

馬歇爾 ——因为借刀殺人是指自己殺人一样的。

斯董 ——如果你提不出什么新的事实，你又何必再浪費許多時間來說这些籠籠統統的話呢？五天以內，裘·希尔就会被押回最高法院，重新判決，在一九一五年十一月十九日，星期五，槍決。

馬歇爾（靜默了一会）今天我在空中听到一种声音，一种脆裂的，破碎的，倒坍的，下落的声音，就像多少年來浸在河水里的石堤讓河水冲坍以前，發出最后的嘆息一样……石堤倒坍了，暴政开始了。

突然变为黑暗。

——第一場完

第二場

灯光照亮了裘·希尔的監牢。他坐在棧上，用鉛筆在簿子上寫着。他前面是牢房的鐵柵欄。本場中从头到尾，裘始終在鐵柵欄后面一塊狹隘的地方活动；其他的人則在外面比較寬敞的地方。

愛德上，兩旁兩個警衛，当这三个人走到監牢旁的时候，兩個警衛走到一边，在不吸引注意的地方一动不动地站潛。裘和愛德隔着鐵柵欄尽可能地互相擁抱。

愛德 裘，外面有上千上万的人。不光是工会會員。而是各式各样的人。年輕的，年老的。窮人和不太窮的人。从全國各处來的。在这个大門外有整隊整隊的人。到了十二点，半夜，我們就开始唱歌。我們

唱給你听，你唱給我們听。我們要唱个通宵，一直唱到五点钟，天亮。

裘 你們唱，我來答唱。……瑪沙沒有消息嗎？

爱德 沒有。

裘 我有一种感觉，她已經死了。對他們來說，把她害死了要安全得多。但我如何能有知道的机会？

爱德 我想我們誰也沒有知道的机会了。

裘 瑪沙！瑪沙！瑪沙！他們把你怎么啦？（从簿子上撕下上面的一頁，摺了起來交給爱德）拿去。

爱德 这是什么？

裘 一首詩。

爱德 在他們槍決你的前夜，你居然还在作詩！

裘 不作詩，叫我作什么呢？像我們这样的人，永远也不能停止工作。如果我們停止，那就等於讓他們取得了一次勝利。（爱德开始打开摺好的紙）現在不要看。明天再看吧。

爱德 你寫的什么詩？

裘 我的遺囑。可以这么說吧，我最后的遺囑。到工会开会的时候，你可以讀給弟兄們听。你把它放在口袋里吧。（爱德照办）今天晚上外面天气怎样？

爱德 天气晴朗，天上沒有半点兒云，月亮好得很。

裘 他們把我搬到這間房里，这里沒有可以向外望的窗戶。你知道嗎，我有一個月沒有見到过綠色的樹木和花草了。……半年多沒有見過大山江河了。

……我曾經多次挨餓、受凍，可是這個世界還是個奇妙地方，我真不想讓人一脚踢出去。……我真想留下來，多長點見識。我的身體還很健康。老實說，愛德，我真不想死。我不要死！我不要！我真不要死！

愛德 在最後的幾小時，你可能會失去你的堅強的意志。別忘了在最後幾分鐘無論你表現得怎麼樣，也是不能算數的。比起你整個的生命來，這太不足道了。

裘 這個國家總有五萬個小城市吧——還不止五萬，可是我到過的沒有幾個。還有那麼多高山呀，深谷呀，那麼多美麗的河流。我真喜歡活着。

愛德 我告訴你，你可能會支持不住，如果你真的那樣，你也不必覺得羞恥。不必覺得喪盡了自尊心。別覺得臨死的時候，你喪失了你的力量。

裘 我也想過。我知道我可能支持不住。比如倒在地上，自己不肯走，弄得他們來抬着我走，把我綁在椅子上，結果我變成了一只掙扎着喊叫着的野獸。當然，這些我全知道。我希望不致於。不過我又擔心，也許到時候自己控制不住，還是會那樣。

愛德 裘，即使你真的垮下來，這也不是什麼丟臉的事。

裘 那些有錢的人要我快死。他們要的是沉寂無聲，因為沉寂無聲是他們的有力的武器。可是等到他們把我槍決了之後，所有的人都會知道真情實況，我是為什麼死的，怎樣死的。我一直對自己這樣說。我一心一意這樣想。但是你怎么能叫這些思想戰勝另外一些

想法呢？事实是我死的时候，会那末孤单，没有一个人在我身旁，没有手可以让我握着，没有人听我说最后的一句话。没有朋友。还有，我怎么能克制自己对生活的爱呢？我可以把生活抱在怀里，左面，右面，上面，下面吻着它。帮我战胜这些想法吧，爱德·罗文，我的时间不多了。

短时间的静默，接着：

第一警衛 还有两分钟。

裘 你看，我告诉你，我的时间不多了。我需要人鼓起我的勇气。我不愿意哭，我不愿意伏在地上。我希望现在就有人给我这种勇气。

爱德 不要使自己痛苦。这算不了什么不光荣的事。赋予你光荣的是你一生所做的事，不是你在临死前的苦痛中的表现。

第一警衛 时间到了。

爱德 班，希尔达，跟汤姆还在外面等着我。

裘 替我吻希尔达的脸，替我拥抱班。告诉希尔达她就像她的苹果饼一样可爱，告诉班他跟真银洋一样可靠。还有，爱德，向汤姆说再会。不过好好留神他，观察他。他作出错误决定的次数太多了。

爱德 我留心他已经有了日子了。（他们隔着铁栅栏拥抱）总有一天乌云会散开，现出清澈明朗的大地。（爱德把身子向前屈，吻裘的脸。）

裘 啊，爱德，有一天那个睡着的巨人——伟大的美国的

工人階級——会从夢中醒來，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到那时候，美國將要是多么美丽呀！（爱德开始哭泣）不要为我悲伤。進行組織。

两个警衛把爱德帶了下去，剩下裘一人。靜默。裘低下头。他忍受着痛苦，这是他死前的苦痛。然后教堂的鐘声响起來了。裘不出声地数着。然后高声地数。

裘 九点——十点——十一点——十二点。午夜了。

从外面傳來許多人的歌声。

守住城，等我們來到，
工会會員要勇敢。
我們肩並肩，冲向前，
勝利一定來臨。

裘 （深为感动）勝利一定來臨。

外面的歌声。

裘·希尔領導我們，我們不动搖。
裘·希尔領導我們，我們不动搖。
就像那大樹矗立在那河边，
我們不动搖。

裘 （和着外面歌声中“我們不动搖”这一句，唱着）我不动搖。

外面的歌声。

手拉手，肩並肩，
我們工人站起來；
裘也跟着大家一起唱了起來。
有力量，有力量

我們要統治世上每個地方，
成立一個大工會。

裘（臉上顯露出溫柔的微笑）謝謝你們，弟兄們和姊妹們。
現在我相信我可以鼓起勇氣走向刑場，決不會流下一滴眼淚了。

燈光已經在暗下來，同時照亮了另一個地方，顯出赦免委員會的五个委員。

斯董 总算完了。再沒有事了。

魏德 我覺得事情才開頭呢。我覺得他是不会叫人一下子就忘掉的。……我們當初不能有別的办法嗎？

斯董 你還想再來一回嗎？

魏德 你為什麼問我？而且是当着別人的面。

斯董（對皮埃特）那末你呢？

皮埃特 我用得着回答嗎？不論我怎樣回答，還不是暴露我自己罷了。

斯董（對庫萊）你呢？

庫萊（玩世不恭的態度）他們兩個人都不回答，我為什麼要回答？

斯董 諸位，我想作一個小小的試驗。（撕開一張紙）這兒是五个紙條。我將要向你們提出一個問題。如果你們的回答是肯定的，就在上面畫一個鉤；如果是否定的，就打一個叉。（他把紙條分給他們）我的問題是：如果這件事你必須重做一遍，你會還像這次這樣辦嗎？你們面對着而且必須承認這樣一種情況：

法律是用來維護現存社會制度的。司法機構的運用是把整個重量放在這一點上面的。現存社會制度，以國家為代表，具有一種不可抗拒的威力；重審裘·希爾的案件，可能出現新證據；對於這種危險，我們當中沒有人有充分準備；——承認了這些具體情況，你會重新這樣做一遍嗎？如果是肯定的，就畫一個鉤，否定的，就打一個叉。

委員們沉思着，他們在原来的地位上僵住不動。

從這兒起到另有說明處為止，外面一直傳來歌聲。在必要的時候，歌聲嘹亮高昂，其他的時候很低微。使人得到的印象是：在遭受着苦難的時候，他們一直在向他歌唱。

燈光迅速暗下去。在戲台的另一部分亮起來，那里有一把普通是廚房用的、未上漆的椅子。裘帶着手鐐，由兩個警衛帶到椅子旁邊，他坐了下來。他們預備把他的眼睛蒙起來，可是他掙扎脫了。

裘 我不需要蒙上眼睛。（不過他的眼睛還是被蒙起來了。他的手鐐被去掉。他的手和腳很快被綁在椅子上。一個醫師，帶着一個黑色的藥箱，走近他的身旁。醫師把听筒放在裘的心上。）我的心在那兒吶，大夫。在那兒吶，跳動得又响亮又有力量

醫師用一支紅色粉筆，在裘的心上，畫了一個×，然後在×上用針別上一個大紅心。他舉後退。警衛和五個槍手走向前，面對着裘站好。他們的地位固定後，燈光暗了下來。外面的聲音停止了。燈光照亮了赦免委員會五個委員所在的表演區。他們恢復了活動。

斯董 各位先生，請在你們的票上做上記號。（他們画記號，每个人遮掩着自己的票，不讓旁人看見）折起來，再折一次。（他們照做）請交給我。（斯董收了票。当他打开票时，其他四个人很緊張地注視着他）各位先生，开票的結果，我想一定会使你們都感到驚奇……不过我必須說明我並不覺得驚奇。你們投的票完全与我預料的相同。（他把票舉了起來，任人观察）一共是五个鈎，一个叉也沒有。这清清楚楚說明：裘·希尔的死，是由你們的共同的力量，共同的意圖，共同的願望，共同的意志所决定的。事实上，各位先生——

他看着他的表。他們几个人集中注意力，一声不响。灯光暗了下來。在隱隱約約的灯光中，还可見到他們僵立不动。場面轉移到監牢里的院子。

在这时候，外面的歌声又响起來了。

声音 就像那大樹矗立在河边。

警衛 （对五个槍手）准备！

他們舉起了槍。

声音 我們不动搖。

从这兒起，外面的声音听不見了。

警衛 瞄准！

裘 （以極大的勇气，一半是唱一半是反抗的叫喊）我不动搖。

警衛 开枪！

槍声响。裘的头和胸向前倒，只是讓繩子網住了。灯光繼續亮着，同时赦免委员会委員所在的表演区，也突然亮了起來。

斯董 ——事实上，各位先生，裘·希尔现在已经死了。

正当他把表放回口袋时，灯光突然黑暗。

接着灯光立刻照亮了一个旅馆的二层楼的一间房子。穆狄正在向窗外看着，仔细观察下面街上的情况。他非常不安。同他在一起的是麦克瑞和汤姆。

穆狄 他出殯简直跟皇帝出殯一样神气。

麦克瑞 你看那一大串送丧的人。

穆狄 这件事儿原说只有四个人知道。可是结果全世界都传遍了，而且不止一次传遍了。

麦克瑞 这一连串的人总有两哩长。

穆狄 我们为什么不能完全依照原来的计划行事？

麦克瑞 （对汤姆）下去装个样子吧。

汤姆 （粗声地）我非去不可吗？

麦克瑞 他们等着你呢。

汤姆迟疑了一会后，下。

穆狄 除掉一个人，除掉这样一个人，原是很简单的一件差使。到底哪兒出了什么毛病？看看我们结果弄成个什么样子了！

在突然黑暗之后，整个舞台照得通亮，那是追悼裘·希尔的一个场面。

爱德正在向聚集的群众讲话。爱德讲话时，可以看到汤姆出现，混进了送丧的人群中。

爱德 今天，在这个时候，在各个国家里，全世界的工人，都在追悼裘·希尔。在田野间，在城市里，我们追

悼着。在戶內，在街上，我們追悼着，因為我們失去了裘·希爾。

事情是因為了這個平常的人，這個工人裘·希爾，能唱歌的裘·希爾開始的。裘，你唱出了我們熟悉的、感覺得到的、相信的事情。他們想壓制你的聲音。可是他們做不到。即使在監牢里你還是替我們寫了歌。他們把你槍斃了，可是他們還是不能撲滅你的歌聲。你是死了，裘，可是你的聲音永遠不會死。裘·希爾是永遠不會死的——因為工人階級是摧毀不了的。

班 在裘被殺死的前一晚，他交給愛德·羅文一首詩。我現在來讀這首詩。

班讀下面這首詩。他讀完第一行，羣眾中有些人跟着讀起來了。他讀完每一行之後，跟着讀的人越來越多，就像合唱似的。最後全體都跟着讀。

幸福的是勞動。
幸福的是勞動的雙手。
幸福的是勞動的工具。
幸福的是鏈和鋸；
壓旋機和鑽子；
釘子和鉋子。
是呀，幸福的是勞動。
幸福的是勞動的人。

燈光暗下來。幕下。

一劇終